

利

宋季忠義錄



宋季忠義錄卷八

胡應炎傳

四明萬斯同輯
高啓

胡應炎字煥鄉常之晉陵人宋樞密副使宿八世孫也父聰淮

南節度計議官咸淳中應炎登進士第授溧水尉未赴元丞相

伯顏南伐師次常境知府王洙遁朝廷以媿閭知府事復命將

軍王安節都統劉師勇將兵雜守之間等至常見應炎喜曰君

吾劇孟也得君敵不足破矣署節度判官應炎婦告聰及兄應

發弟應登曰吾家世受國恩今戎馬在郊王室將危是吾立功

之秋也父老兄弟當奉以出避吾身許國不得^復徇家矣聰應發

並曰吾與汝雖父子兄弟然於國則皆臣也圖報之義彼此同

之豈可臨難而免乎^獨乃命應登侍母及護妻子出城囑曰善避

以存吾宗。不幸城亾。吾必死之。今與汝訣矣。既應閭命。即選民之壯勇者三千人。自將乘城。為閭畫曰。吾州京師北門。不可失守。然城庫整狹。兵皆市人。非素所撫循者。而北兵銳且衆。乘勝遠來。其鋒不可當。恐未易與戰也。宜樹木柵。傅城益。調粟繕械。為守計。閭然之。初洙道時。其客王虎臣盜郡。即自稱知府。詣伯顏軍門獻之。伯顏不知其詐。命還守常。而遣兵與俱。及城閭等已先至。不得入。反以民叛告。伯顏怒。命元帥唆都率步騎二十餘萬圍之。應炎與安節師勇分門出戰。各屢大捷。殺其將校甚衆。功上。進直秘閣。圍且久。元兵多傷。唆都請益師。伯顏遂以西域諸部兵來會。攻圍益急。餉援俱絕。唆都以柵堅。不可拔。剽

近野得婦人。剝乳煎膏。沃其上。發火天射之火。熾柵焚。又運機

嚴侶以產志小傳

楊維禎撰

補史例

一使呼應炎語。諭使出降。應者以筋引示之。曰。吾食甚。諺語謂無其期。唆都聞之。工僧為長老。故云。即趣召金

山 卷三 文天祥傳後時有龍其開所為得應用 行視城曰。是城龜形也。

法當攻首。從之城遂陷。

至孔子廟前。衆潰。猶手

刃。斃人才。屈遂就擒。唆者諫之曰。君即嘗多殺吾將校者。耶。應

炎曰。吾欲殺汝。何將校也。恨力不及耳。唆都怒。腰斬之。時年二

以存吾宗。不幸城亾。吾必死之。今與汝訣矣。既應閻命。即選民之壯勇者三千人。自將乘城。為閻畫曰。吾州京師北門。不可失守。然城庫塹狹。兵皆市人。非素所撫循者。而北兵銳且衆。乘勝遠來。其鋒不可當。恐未易與戰也。宜樹木柵。傅城益。調粟繕械。為守計。閻然之。初洙遁時。其客王虎臣盜郡。即自稱知府。詣伯顏軍門獻之。伯顏不知其詐。命還守常。而遣兵與俱。及城閻等已先至。不得入。反以民叛告。伯顏怒。命元帥唆都率步騎二十餘萬圍之。應炎與安節師勇分門出戰。各屢大捷。殺其將校甚衆。功上。進直秘閣。圍且久。元兵多傷。唆都請益師。伯顏遂以西域諸部兵來會。攻圍益急。餉援俱絕。唆都以柵堅不可拔。剽

近野得婦人。剝乳煎膏沃其上。發火矢射之火熾。柵焚。又運機石擊樓堞。盡毀。食盡。唆都偵知之。遣使呼應炎語。諭使出降。應炎罵之。且截紙縷置盂中。若湯餅狀者。以筋引示之。曰。吾食甚足。若欲得城。需金山長老也。金山長老蓋諺語。謂無其期。唆都聞之。曰。能破城者。金山長老也。世呼寺主僧為長老。故云。即趣召金山僧至。軍問以攻城策。僧不知為計。周行視城。曰。是城龜形也。東南其首。西北其尾。攻尾則首愈縮。其法當攻首。從之城遂陷。師勇遁。閻安節死之。應炎率民兵巷戰。至孔子廟前。衆潰。猶手刃數人。力屈。遂就擒。唆都讓之曰。若即嘗多殺吾將校者。耶。應炎曰。吾欲殺汝。何將校也。恨力不及耳。唆都怒。腰斬之。時年二

十七兵入屠城聰應發皆被殺民匿溝中免者數人余為兒童時嘗聞父老言元兵取常時事甚悉及壯觀史多所未載豈蒐采有失而致然欤抑著作者有所諱避而弗錄欤或其事多繆悠初皆無有特好事者為之說欤是皆不可知也每竊恨焉近遇胡黼江上間為予言其祖應炎死節始末與予昔者所聞無異斯固足徵矣夫以虎臣之奸咬都之慘與僧者妄言而幸中其事雖微猶不可使泯况應炎之忠烈毅然如是耶因掇其語作胡應炎傳以補史氏之闕云

明高啓撰

王珏

召州府志

王珏字叔寶號達觀臨海人父榮為獄吏以活人為務太守性剛暴每杖人務必見血往往致死榮為潛漬血杖中行杖即見不致重傷嘗置瑩于臥處每活一人投一錢滿則更置之若無嗣一夕夢人遺雙玉已而生珏遂以為名登咸淳戊辰進士授國子博士德祐丙子權知本州事伯顏南下珏與兵部侍郎仙居陳仁玉集義民增陴浚隍堅壁以守力不能支乃以郡章屬楊芳春者大書忠烈二字于門投左池以死元兵入欲殘其首從子賓泣曰叔父死國忍復殘之耶乃衣珏冠袍擬公

座、俟取其首以去。台州府志下同

張和孫

張和孫，號哲齋，臨海人。文丞相自通州泛海，過其家，為題綠漪堂，有清風隨地到，直節與天通之句。且約共奉義，哲齋欣然。聚海艘，移檄召募。後張弘範至，見壁間檄，捕得之。哲齋曰：吾生為宋民，死為宋鬼，遂遇害。今配享

仙岩祠。台州府志

邵困

邵困，字叔魯，臨海人。咸淳元年進士，歷本州教授。德祐丙子，元伯顏統兵入臨安，謝太后詔屬郡無與元敵。台

守楊必大率先降，降困與權知州事王珏不奉旨。伯

顏以偏師徇之，城陷，火侵奉宮，困端坐而死。台州府志

牟大昌

牟大昌，字逢明，號北藜，黃岩人。性忠義，驍勇絕倫。宋末應文信公義檄，與姪天與聚兵勒王。浙東提刑杜淵聞其賢，辟大昌為都將，天與副之。未幾元陷台州，率眾禦之。題其幟曰：大宋忠臣牟大昌，義兵今起。應天祥等語。遇于黃土嶺，力戰而死。元兵屠其家，從妹則娘投崖死。兄士伯二女及笄，皆自縊死。宗族男女死者不可勝計。時景炎丙子十一月二日也。寇退，里人舁屍葬之。姚公

慤為之傳潘省元伯脩題其墓以表之台州府志

丁衡

丁衡天台人咸淳六年進士赴江西提刑任遇元兵不屈而死弟衛與兄全年第進士歷官校書郎以賈似道

當國致仕歸宋亡縞素終身累召不起新縣志有傳赤城

辛未進士府內亦無之

徐副尉

徐副尉天台人失其名元破臨安分兵徑天台副尉率鄉兵拒險于閩嶺元兵不能度從別道抵台邑徐氏男女無少長皆被害鄉人哀其屍作大墓瘞之因號為大

墓徐副尉家獨乳母比氏抱盱乳兒歸寧父母得免三

傳至文肅公善述大顯世以為忠節之報云台州府志

高申甫

高申甫字宣鄉仙居人由武科除景陵令多惠政元兵至率民力戰死之台州府志

趙時栗

趙時栗字寬甫仙居人與王珏同年進士授海鹽主簿募民與元兵對壘者二旬食盡度不支遂策馬突入敵

營手刃數騎而死台州府志

鄭憲

鄭憲字子仁仙居人雄飛姪景定三年進士歷官太
博士德祐間元兵壓境奉母逃元兵追殺其母號泣曰
吾義當死國苟且竊旦久生者母在則然耳今若此負
土葬其母畢遂雉經于墓右台州府志

馮驥

錄入原書傳下

馮驥字德父富春人性至孝母病刲股和藥以進登景
定進士調安吉武康簿有聲累迁大理丞時元兵下襄
樊募豪傑為戰守計驥被薦協張濡守獨松元兵來攻
驥殺其渠帥元將益兵搗之濡遁驥與弟驥力戰死贈
集賢殿修撰見恭帝本紀

趙良坦

紹興府志

趙良坦字平甫孝宗諸孫寓居上虞寶祐二年進士知
永嘉瑞安福清並以廉介名會吉廣二王走閩中檄良
坦以軍器監簿贊軍事於是募兵守禦元兵南指力屈

就擒脅降不屈繫獄二年作書付其家曰試令三載無愧於心守節三年不屈于敵只因忠義二字累及老稚一門吾今惟死而已後元帥詰其不屈狀對曰生為宋臣死為宋鬼速求一死遂欣然就刑紹興府志

吳觀

吳觀字叔大新昌人嘗為稽山書院山長與邑人陳非熊皆業儒有氣節元兵入浙東恭帝北轅檄報相對慟哭即與協謀奉宋宗室趙節使圖恢復集義勇千餘繕城固守力戰而死非熊弟熙彪虎子圭望姪璠坑數十輩皆被害惟子璠留新昌獲免痛父死難屏居讀書後

至元十四年婺寇掠新昌邀擊陳宣尉璠率宗人赴援

以興府志
陳宣尉

何雲

死憤激決戰皆歿于敗兵嶺可謂卅濟忠烈云
何雲字仕龍諸暨人德祐間北兵至傾貲倡義築柵率鄉人抵禦不支與其子嵩並死于難以興府志

朱光

朱光字吉父諸暨人明經敦行元伯顏下江南遣裨將上官棊招撫浙東至縣光與同邑張軫等率鄉民抵禦光被害口占曰生為大宋臣死為大宋鬼一片忠義心明月照秋水賊怒以火燃之三日始絕軫亦死之光嘗

註西銘人多佩誦云 仁興府志

余廷簡

余廷簡餘姚人咸淳間進士任溧水丞元兵至不屈死之 以興府志

張漢英

寧波府志

張漢英奉化人幼聘呂氏女及請期呂以女雙瞽辭漢英曰聘時無恙而今喪明命也遂娶之後仕度宗朝咸淳間守樊城為元阿朮所圍并守其江漢英募善泅者寘蠟書于髻中潛積草下浮水而出往荆郢求援至隘口元守卒見積草多鈎致之泅者被獲于是郢鄧之路

亦絕又求得張順貴二人俱智勇出眾俾為都統二將又相繼為元兵所殺至九年癸酉襄陽被圍五年樊城被圍四年元將張弘範進攻為流矢中其肘東創見阿朮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我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之則樊必敗而襄亦下矣阿朮從之遂以師截江而出銳師薄樊城城陷漢英死焉 寧波府志

豐存芳

諱穰

豐存芳字公茂清敏公元孫也為太平州倅德祐二年二月元兵至知州孟知縉謀以城降存芳諫不聽詈之

知縉遂引元兵屠其家同死者十八人卒方義竊其八
歲孤禮長于民間傳至傳孫淳甫明洪武中以賢良荐
仕至監察御史 寧波府志

袁鏞

袁鏞字天與鄞人有大志遂于春秋登咸淳進士第以
父憂未即仕見國事日蹙竊嘆曰生則宋臣死則宋鬼
顧無寸兵尺地不能捍禦以固社稷得伏羲執言從常
山睢陽于地下不失為宋臣足矣適元將遣游兵十八
騎駐西山之資教寺鏞悲憤激烈約沿海制置兼知慶
元府趙孟傅將作少監謝昌元共出禦敵二人曰爾第

先往我二人當以兵繼鏞遂奮然獨往厲聲言曰汝主
無故謀起干戈殘我土宇使我人民死轉鋒刃之下天
地鬼神所不容四方忠義之士日夜憤惋勤王之師四
至吾恐汝北歸無日也言未竟就執而二人已密往車
旣獻版圖迎降兵元將奇鏞才協令降曰從則富貴不
從則燒戮汝鏞罵曰我為宋臣死則死耳終不從汝也
元將怒縱火燎之鬚髮盡殆詞氣愈厲至死不少變其
日家人驚悼赴水而死者十有七人 寧波府志

孫琦

孫琦鄞人侍郎願質子德祐中知臨海縣奉母在官元

兵至母子俱蹈難死葉丞相夢鼎王尚書應麟湯文清漢嘗以文章政事薦之寧波府志

陳自中

金華府志

陳自中朱丞相宜中母弟也。本永嘉人。自中娶于蘭谿楊氏。因家焉。自中好學。善為文。頃刻數千百言。悉有理致。咸淳戊辰。登進士第。由郡司馬擢太常寺丞。會元兵渡江而罷。德祐丙子。宜中奉二王南遷。自中以大都督府行軍司馬。提兵調守分水關。食盡援盡。絕士卒多散。亡。元軍帥欲降之。不屈。朝服南面再拜而死。事見黃潛所著家傳。金華府志

唐元章

唐元章一名大初。字子煥。蘭谿人。知縣韶之弟也。為文思院官。宋德祐失國。二王南遷。元章與韶子良嗣起義。興復。官撥溫州砲手三千為之助。時元兵壓蘭谿。元章與戰於黃盆灘。破之。斬其將奚達魯。元兵退保桐廬。遂進兵拒守嚴州。朝廷以元章為朝請大夫。知嚴州。良嗣加閤門宣贊。武翼將軍。江淮兩浙都統兵馬使。相持二年。糧援不繼。戰不利。將趨閩。以圖再奔。元兵大至。元章戰死於龍游白雲寺前。元主帥唆都。以雙虎符金牌招良嗣。不從。亦戰死於仙霞嶺上。有唐將軍廟存焉。金華府志

吳德洪

嚴州府志

吳德洪字長翁淳安人登咸淳九年進士第歷官金部員外郎遇激烈與時多忤元兵入臨安德洪抗節而死弟雄飛字次翁秀整端重與兄齊名亦登景定三年進士累官太常寺簿夙與李芾友善以忠義相許國亡募兵赴難時論痛之予必大字萬之以文學名嚴州府志

鄭采翁

鄭采翁字季華壽昌人性剛果好讀書屢試不第居家李兵法采將亡忿然有扶拯之志元人圍臨安遂倡義勤王郡人朱天錫寺應之收集鄉兵設部位習騎射義聲感激人皆效死俄臨安失守西宮北去元將唆都陷建德府安撫方面迎降遂犯白沙渡采翁率所部力戰兵敗被執不屈而死

吳卬鳴

金華府志

吳卬鳴蘭溪人歷官提幹終錢塘縣令時元伯顏駐軍江沙卬鳴挺身出戰敗績死之今有家祠五峯菴右神主題曰勅封忠翊吳公金華府志

毛附鳳

衢州府志

毛附鳳江山人宋室既遷益廣二王入函取道江山元兵急追附鳳與嵩高柴希聖以義兵遇之二王得抵

園而附鳳希聖同死于難。衢州府志

魏亨中

魏亨中開化人德祐二年丙子臨安陷亨中起義兵從丞相陳宜中浮海以死順帝至正十三年太原趙起岩來尹邑按圖志得唐魏墓宋趙抃江景房程俱鄒補之趙汝標及亨中七人因奉東有亭三間遂葺以奉祀魯貞為記。衢州府志

陳壽孫

溫州府志

陳壽孫瑞安人登寶祐第調台州教授新郡守為丁大全黨將謁廟壽孫揚言曰昔冉求為季氏聚斂聖人鳴

鼓而攻今太守乃丁大全聚斂之徒可升吾夫子之堂乎守聞遂解綬去後植龍圖閣為福建提刑貪吏聞風引避入覲與賈似道爭鹽法事被劾歸元兵徇瑞安率市人禦於白巖橋取扉圍牀桌累以為柵兵至民散潰遂被執元將欲降之嗔目視之曰我大宋憲臣乃從尔耶被溢死。溫州府志

林龍逢

吳世鳴移前与陳自中書乞
章合傳

林龍逢字慶雲平陽人游郡庠從父湖北提卒以胄牒補太奈景定庚申邊警上書陳戰守得熙丙寅與弟廷龍叩周言事忤時宰意歸郡守江萬頃待以師礼壬申

復至京師與同舍齊應魁等上封事乞正賈似道悞國之罪急調兵解襄樊圍似道大怒削其籍押還本貫乃屏居寶巖山中德祐丙子元兵至溫其將素聞龍逢名令軍校至山中索得之迫以入城逢龍攘臂怒罵以腹觸其刃而死遺有草堂集二十卷古論十卷

溫州府志

陳虞之

陳虞之字雲翁永嘉白泉人登咸淳第教授揚州改淮東帥幹兩浙漕幹除刑工二部架閣遷秘書省校勘辟廣王府記室叅軍積階承議郎元兵至虞之率子姪鄉人千餘登芙蓉巖誓以死守元兵攻之屢為所敗越二

載力竭乃盡以家資投巖隙中自剄死妻子鄉族從死者八百餘人

溫州府志

鮑叔廉

鮑叔廉溫州人元兵既下溫州叔廉率宗族倡義師結寨溫台之界曰佛嶺據險固守元將怒用降人為嚮導從他道攻破其寨叔廉死之奔族無噍類鄉人為立廟祀焉

溫州府志

林融

慶州府志

林融青田人元兵既下慶州融倡義糾里党數千人謀興復宋室事敗融死之元遣使捕錄其党株連編邑中

志州府志

梅寬夫

梅寬夫字伯大，縉雲人。調慈谿尉。德祐初，攝知縣事。率義勇，應文天祥。至常州，同尹玉戰死之。嘗師滕璘，得考亭之李，所著裕堂講義，刻于鄉較。處州府志

曹天驥

曹天驥，縉雲人。父誠，有氣節。值臨安陷，二王航海，散家貲募兵。泣謂二子曰：「吾家世為宋民，蒙德澤者三百載。一旦禍亂至此，吾義當殉國。今老矣，筋力不逮，責在汝輩。毋違吾志。」天驥及兄天煖泣受命，率兵從二王以行。遇元軍于台，接戰不利。兄將致死，于敵。天驥曰：「兄未有

子，且適也。弟死國，兄為家，不亦可乎？」遂力戰而死。兄脫

還，獲金。處州府志

陳瓚

何喬遠聞書

陳瓚字瑟玉莆田人視文龍為從侄少有大節知天下必亂無意仕進散粟出帛以濟饑寒曰家世受國恩吾當為國收人心耳賈似道潰師蕪湖文龍起叅知政事瓚語文龍曰今天下已危列郡圍兵自守何足討賊莫若勸上盡召四方兵屯聚沿江要害擇賢王與文武才幹臣分督之敵若來戰併力齊奮猶可為也文龍憮然曰叔父策甚善柄國非人恐不能用是行也某必死之德祐丙子端宗趨廣瓚出家財三百萬僭航海助張卬傑軍傑欲授以官瓚曰某激忠義而來豈買爵耶不受

辭歸十二月叛將林華陳淵與通判曹澄孫以城降元
文龍被執比去瓚曰侄不負國吾不負侄即陰部署賓
客募丁壯景炎二年二月晦以兵攻林華等誅之復興
化軍告斬首于祖廟遂獻于朝端宗嘉其忠義命以通
判權守興化且令乘勝與世傑犄角復福泉二郡九月
元將唆都以兵攻興化瓚號令嚴整每巡城必南向號
勸士皆感奮十月既望元兵蟻附登城瓚力不能支尚
率家僮及丁壯五百人巷戰元兵死者千餘瓚被執唆
都欲降之大罵曰汝知守城不降者吾侄耶吾家世忠
義豈向汝胡狗求活唆都大怒車裂於五門以殉屠城

三時血流有聲張世傑以其事聞贈兵部侍郎謚忠武
子若水張世傑辟為督府駕商宋史元瓚傳附文龍傳

書遠聞

未痛按宋史忠義傳六條文龍傳未稱文龍之始瓚
復舉兵殺村寨擒世介未幾復破瓚死石江行乃
以子若水為忠義傳

朱浚

朱浚字深原建陽人文公三世孫少負奇節累官兩浙

轉運使兼吏部侍郎尚理宗公主元兵入建寧王積翁

棄城遁浚與公主入福州誓與知府王剛中死守迨元

阿剌罕侵福安剛中以城降浚與公主仰天大哭曰汝

帝室王姬吾大儒世胄不可辱於犬羊手遂飲藥死贈

朝散大夫

卓得慶 卓規卓權

卓得慶字善夫莆田人五世祖厚吏部員外郎崇寧間

興脩樂書得慶紹定初奉進士教授道州歷左曹郎官

以件賈似道出知漳州平番寇召還授兵部郎中兼國
史院編修官實錄院簡討官不拜提奉雲臺觀德祐丙
子以大理鄉趣行辭以疾景炎二年便首除右文殿修
撰戶部尚書兼福建制置司叅謀官是冬十月元兵逼
城得慶與家人訣且入家廟自燒俄見執并二子規權
皆被害年七十二得慶早以詞賦名晚深於易丞相江
萬里深器之扁其居曰順寧精舍文天祥為作三十韻
詩云卓氏居士翁方心不姿媚蒙謬以去國七年無怨
懟其送知漳州詩昔予援西銘期子以前修願覲弘濟
奈四海放一舟及其死事人擬之卞壺父子仲子準承

直郎監福州海口鎮

善錦按宋史翼引福建通志云元兵逼興化城与家人訣曰柱傾
惟危千百年何益寧前一人母知寸寸與其藏海濱而生昌若守家則
而死俄甲士至執得慶并二子規權殺之

呂大圭

呂大圭字圭叔南安人少嗜茶師事王昭復昭復之茶
得之陳淳陳淳之茶得之朱文公世號溫陵截派登淳
祐七年進士授潮州教授改贛州提本司幹官秩滿連
調袁州福州通判陞朝散大夫行尚書吏部員外郎兼
國子編修實錄簡討官兼崇政說書以操南音出知其
化軍以俸錢代輸中戶以下賦著莆陽拙政錄德祐初
元轉知漳州軍節制左翼屯戍軍馬未行屬蒲壽庚率
知州田子真降元捕大圭至令署降表大圭不署將殺

之適門弟子有為管軍總管者扶出之泥封平生所著書一室中變服逃入海壽康遣兵追之將授以官追者及向其姓名不答怒而殺之年四十九其泥封室盡燬獨其門人所傳易經集解春秋或問論語孟子李易管見行于世所居樸鄉人稱樸鄉先生元孔公俊建大同書院祀朱文公以大圭配之丘葵贊曰泉南名賢紫陽高弟造詣既深踐履復至致身事君舍生取義所存守於公奚愧

陳奩伯

陳奩伯字宗尹長樂人咸淳七年進士授泉州教授以

古道迪士景炎初幼主航海次泉州港奩伯率同列奔問起居命攝州倅扈從入廣尋拜福建提刑南厓山師潰憤惋不食臨卒命其子曰吾宋臣也題吾墓則係吾於宋

朱牧

朱牧字子文閩縣人奉進士主簿安溪調隆興府法曹丙子之變死于官下鄉人士私謚曰文貞祠于鄉塾

陳植陳格

陳植字履立詔安人以字行幼奉於世父淳年十八以祖澤補太學生調龍溪令轉漳州司理淳祐四年登進

士提督嶺南海路兵馬帝昺浮海植提領海舟見事危
浙維出港自以六舟泊梅嶺收亡命馳檄諸蠻圖立宋
後聞張世傑覆舟元人索捕急遂變姓名匿於大芹白
華九侯間臨終命葬海濱南望崖山弟格為宋海舟監
簿帝昺既亡從容就死忠義形于六詠植歛袍笏招靈
葬于漸山書院今潭浦人並祀之

雷龍濟

雷龍濟字耕孫建安人鄉貢奉進士帝奉義兵崖山圖
復王室沒於萬石灘

張鎮孫

附錄
張鎮孫

廣東通志

張鎮孫字昂鄉南海人少苦心讀書以博學強記聞咸
淳辛未奉進士廷對為天下第一先是童謠曰河南人
見面廣州狀元見有司構見面亭以饗之李昂英未達
時讀書海珠以大魁自期嘗與同志數人結龍頭會有
夢穹長弓射江、為竭者昂英占之曰應是識者其張
氏子乎至是果為狀元其年大江忽竭往來相望人始
悟見面之說其所對制策有曰帝王之治天下自積一
念之仁始帝王之仁天下自積一念之敬始又曰臣竊

觀聖心。或者未能積其敬也。夫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今也恐懼於旱潦炎寒之警。固知敬矣。悅懌於瑞芝之觀。何所積之。未純耶。齋莊於圭璧薦享之時。固知敬矣。轉移於霞光迎導之際。何所積之。有間耶。時度宗留意。祥旂言觀瑞芝迎霞光實事也。皆人所難言。臚唱日。天陰霧。大雨如注。識者謂非文明之兆。舊制。狀元宣拜後。中官催索謝恩詩。宮女倚机以俟。詩成。即織諸錦。以進。鎮孫素不工詩。是日揮毫如飛。人謂名成才湧。授秘書監正字。遷校書郎。尋通判婺州。迎養其父母。德祐元年。元兵至。鎮孫遂奉二親歸廣。臺章劾之。詔罷鎮孫。

朕端宗航海。幸閩。廣。間。廣州海上。潰軍奉鎮孫為帥。鎮孫與都統凌震結集行伍。分東南二路。誓圖恢復。景炎元年十二月。帝舟次於惠州之甲子門。詔以鎮孫為龍圖閣待制。廣東制置使。兼經略安撫使。委以軍事。將校盧震擁眾暴橫。鎮孫數其罪。戮之。由是將士用命。兵威稍震。元首帥呂師夔。張榮實已入廣州。聞鎮孫至。以軍餉不繼。退走。命其將梁雄飛守之。二年四月。帝舟次於廣之官富場。鎮孫復廣州。雄飛等走韶州。下詔褒賞。親知多啓賀。鎮孫有憂色。皆不答。十一月。元首右丞塔出會師。夔合攻廣州。鎮孫欲為守禦計。而力不支。城陷。明

年二月師夔還師執鎮孫北歸死于大庾文天祥作詩悼之時陳仲微者紀海上事書鎮孫死節董師誨亦云鎮孫死難惜無暴白之者而史臣以降書母亦董狐責道之義乎據陳仲微云按陳仲微二王本末載景炎元年十一月張鎮孫除廣東制置使後死于難至二年十一月又載峻都與西省呂師夔軍會合攻廣州城陷張鎮孫死之按陳仲微云以自罪矣及考元世祖本紀言至元十五年四小字寫臨之鎮孫乞降命并其妻送京師則鎮孫不得稱死難故今附錄于後

張珏

宋史忠義傳

張珏字君玉隴西鳳州人年十八從軍釣魚山以戰功累官中軍都統制人號為四川魁將寶祐末大兵攻蜀破吉平隘拔長寧殺守將王佐父子至閬州降安撫楊劄推官趙廣死之至蓬州降守將張大悅運使施擇善死之順慶廣安諸郡破竹而下明年合諸道兵圍合州凡攻城之具無不精備珏與王堅協力戰守攻之九月不能下景定初合守王堅微入朝以馬千代守合四年千子餽餉至虎相山為東川兵所得屢以書勸千降朝廷乃以珏代千珏魁雄有謀善用兵出奇設伏美無遺

年二月師夔還師執鎮孫北歸死于大庾文天祥作詩悼之時陳仲微者紀海上事書鎮孫死節董師譔亦云鎮孫死難惜無暴白之者而史臣以降書母亦董狐責道之義乎釀按陳仲微二王本末載景炎元年十一月張鎮孫除廣東制置使後死于難至二年十一月又載峻都與西省呂師夔軍會合攻廣州城陷張鎮孫死之是鎮孫實死難矣及考元世祖本紀言至元十五年四月廣州張鎮孫叛犯廣州守將張雄飛棄城走尋出兵臨之鎮孫乞降命并其妻送京師則鎮孫不得稱死難故今附錄于後

張珏

宋史忠義傳

張珏字君玉隴西鳳州人年十八從軍釣魚山以戰功累官中軍都統制人號為四川魁將寶祐末大兵攻蜀破吉平隘拔長寧殺守將王佐父子至瀘州降安撫楊奩推官趙廣死之至蓬州降守將張大悅運使施擇善死之順慶廣安諸郡破竹而下明年合諸道兵圍合州凡攻城之具無不精備珏與王堅協力戰守攻之九月不能下景定初合守王堅徵入朝以馬千代守合四年千子餽餉至虎相山為東川兵所得屢以書勸千降朝廷乃以珏代千珏魁雄有謀善用兵出奇設伏美無遺

策其治合州士卒必練器械必精御部曲有法雖奴隸
有功必優賞之有過雖至親必罰不貸故人、用命自
全汝楫失火食平火兵築虎相山駐兵兩城時出攻梁
山忠萬兩達民不得、兵不得解甲而臥每餉必竭郡
兵護送死戰兩城之下始克入咸淳二年十二月珪遣
其將史焯王立以死士五十斧西門入大戰城中復其
城三年四月平章賽典赤提兵入壞重慶夾道出合城
下珪破舟斷江中為水城大兵數萬攻之不克遂去
合州自余玠用二再生策徙軍釣魚山城壁甚固然開
慶受兵民凋弊甚珪外以兵護耕內教民墾田積粟未

再期公私兼且九年叛將劉整復獻計欲自青居進築
馬驥虎頂山扼三江口以圖合圍刺統軍率諸翼兵以
築之左右欲出兵與之爭珪不可曰蕪菁平毋德彰城
汪帥勁兵之所聚也吾出不意而攻之馬驥必顧其後
不暇城矣乃張疑兵嘉渠口潛師渡平陽灘攻二城火
其資糧器械越、七十里焚舡塢統制周虎戰死馬驥
城卒不就十年加寧江軍承宣使德祐元年升四川制
置副使知重慶府五月加檢校少保徵其兵入衛蜀道
斷不得達六月、萬壽以嘉定及三龜九頂降守將侯
都統戰死已而瀘叙長寧富順開達巴渠諸郡不一日

皆下合兵圍重慶作浮梁三江中斷援兵自秋徂冬援
絕糧盡珏屢以死士向入城許以赴援且為之畫守禦
計二年正月遣其將趙安襲青居執安撫劉才叅議馬
嵩歸二月遣張萬以巨艦載精兵斷內水橋入重慶四
月合重慶兵出攻鳳頂諸砦珏結瀘士劉霖先坤用為
內應六月遣趙安破神臂門執梅應春殺之復瀘州重
慶兵漸解去圍瀘州十二月趙定應迎珏入重慶為制
置時楊立以涪州降珏遣張萬攻走立俘其僚屬馮巽
千等立復合兵來決戰史進張世傑戰死萬不支俘立
妻子及安撫李端以歸珏以都統程聰守涪重慶兵盡

退珏聞二王立廣中遣兵數百人求王所調史訓忠趙
安等援瀘州張萬入夔連忠涪兵拔石門及巴巫砦獲
將士百餘人解大寧圍攻破十八砦明年六月張德潤
復破涪州執守將程聰先是聰在重慶力主守城之議
珏入不知也使出守涪聰至郡快、不設備至是被執
德潤以肩輿載聰歸語之曰若子鵬飛為叅政矣旦晚
可會聚也聰曰我執彼降非吾子也是月梁山軍袁世
安降十月萬州破殺守將上官夔十一月瀘州食盡人
相食遂破之安撫王世昌自徑死大兵會重慶駐佛圖
閣以一軍駐南城一軍駐朱村坪一軍駐江上遣瀘州

降將李從招降珽不從十二月達州降將鮮汝忠破咸
淳皇華城執守將馬堃軍使包申巷戰死至元十五年
春珽遣總管李義將兵留廣陽一軍皆沒二月大兵破
紹慶府執守將鮮龍湖北提刑趙立與制司幕官趙酉
泰皆自殺珽率兵出薰風門與大將也速解兒戰扶桑
琪諸將從其後合擊之珽兵大潰城中糧盡趙安以書
說珽降不聽安乃與帳下韓忠顯夜開鎮西門降珽率
兵巷戰不支歸索鵠飲左右匿鵠乃以小舟載妻子東
走涪中道大憾斧其舟欲自沉舟人奪斧擲江中珽踴
躍欲赴水家人挽持不得死明日萬戶鉄木兒追及於

涪執之送京師重慶降制機曹琦自經死張萬張起巖
出降進攻合州破外城三月王立亦降珽至安西趙老
菴其友謂之曰公盡忠一世以報所事今至此縱得不
死亦何以哉珽乃解弓弦自經廁中從者焚其骨以瓦
缶葬之死所按元世祖本紀載至元十四年二月西
川行院不花率衆數萬至重慶營佛圖閣造梯衝將攻
之其夜都統趙安以城降張珽檣舡江中與其妻妾順流
走涪州元帥張德潤以舟師邀之珽遂降至十七年二
月又載命梅國賓襲其父應春瀘州安撫使賤瀘州常
叛應春為前重慶制置使張珽所殺國賓詣闕懇免詔

以珏付^國賓使其復父讐時珏在京師聞之自經死觀此則
珏實非死節宋史之言不足信故今列之附錄中

宋季忠義錄卷八終

宋季忠

義錄卷九

四明萬斯同輯

李復明江陵統制理宗端平三年二月蒙古入寇復明奮
勇力戰死之詔贈三秩官其二子

國安用

國安用端平時知徐州事蒙古來寇力戰而死贈順昌
軍節度使官其子承節郎

李仙王海李雄廖雷

李仙兩淮援將嘉熙時蒙古來犯與全官王海李雄廖雷
等戰于宣化兩軍殺傷相當仙等並陣沒各贈武翼大夫

王宣

王宣為蜀中都統嘉熙時與蒙古兵戰于雞冠隘陣沒

李良

李良以秉義郎守鄂州長壽縣與蒙古兵戰陣亡嘉熙三年十月詔贈三官

王鞏

王鞏官儒林郎家居端平三年蒙古兵陷蜀鞏闔門殉難贈通直郎官一子文季

王溫

王溫為淮東忠勇軍統領與蒙古兵戰于天長東眾寡不敵與部曲二十四人俱死淳祐二年九月贈武翼大夫吉

州刺史官其子保養郎更授其一子承信郎厚賜其家餘人亦贈恤

楊大全

楊大全叙州帳前都統蒙古兵來犯大全率所部水陸並進自晨至午戰十數合沒于陣淳祐二年十二月贈武節大夫眉州防禦使官其二子承節郎

黃從龍

黃從龍郢州推官蒙古入寇從龍死之淳祐三年二月贈通直郎授一子下州文季

王烈

王烈淳祐中以左武衛中郎將措置漢州捍禦與閣門宣贊淮西路鈐主杰閣門祇候江東路鈐李季實往馬帥王鑑軍前議事遇蒙古兵俱力戰而死贈蔭有差

趙申

趙申宋宗室官保義郎海州屯駐率兵攻密州先登陷陣死淳祐三年七月贈官蔭其一子

王雲 王寬 王立 田秀 董亮 董玉

王雲為荆湖制置使鈐轄嘗偕同輩王寬王立田秀董亮董玉襲鄧州鎮平果灵山戰順陽鏖擐谷皆有功又野戰數十合嘗被重創而死淳祐五年四月贈雲三秩官其二

子承信即餘贈恤有差

何震

何震淳祐中叔知巴州事蒙古來攻震固守死于兵五年四月詔贈三官授其子下州文季

武勝

武勝為荆湖制置使路將從主將劉整以雲梯登鎮平縣城克之與其僭三人戰死淳祐五年十月事聞贈恤有差

馮有碩 王驥 魏蕩 楊兌 劉永

馮有碩叔知成都府蒙古兵陷其城死之全時叔漢州王驥叔潼川府魏蕩叔成都縣楊兌叔資州劉永並以城陷

殉難咸淳五年十一月各贈三官廕其一子

關貴 白傅才

關貴蜀中將領蒙古既陷洋州貴偕統制白傅才率兵復之還遇寇兵與將士百五十三人並戰沒淳祐五年十一月詔二人祔享憫忠廟並贈承節郎官一子進勇副尉

倪政 許直夏珪孫才仁德仙

倪政知淮西某州淳祐五年春率兵援安豐與蒙古軍數

戰陣沒詔贈三官廕其一子全死者許直夏珪孫才江德

依宋史理宗本化政許直為許直

仙各贈廕有差

何叔丁 楊仁舉

何叔丁知普州淳祐元年蒙古攻陷其城叔丁與僉書判

官楊仁舉兩家二十餘人並死于難至六年八月事聞贈

官賜恤有差 叔丁孫嗣祖仁舉幼子尚翁被俘逃歸見宋史理宗本紀

何叔丁與楊仁舉兩家二十餘人並死于難至六年八月事聞贈官賜恤有差

何叔丁與楊仁舉兩家二十餘人並死于難至六年八月事聞贈官賜恤有差

何叔丁與楊仁舉兩家二十餘人並死于難至六年八月事聞贈官賜恤有差

田晉

張忠

張忠官寧淮軍統制戍浮山手搏蒙古將俱溺水死淳祐

七年五月贈武略大夫官其一子賜錢五千緡給其家

宇文景訥

宇文景訥彭州守臣蒙古陷其城死之淳祐七年八月詔贈三官廕其一子

田智潤夏臯

田智潤為先鋒軍統制與蒙古兵戰于泗州潮河壩父子俱陣亡淳祐八年三月事聞兩人並贈恤尋命准東制置

司立廟于泗州祀智潤及張忠夏臯賜額以旌忠節臯亦

將校死事者也

呂達

呂達利州統制與蒙古兵力戰敗沒宝祐二年二月詔贈

四官一子授承信郎一子下班祇應

鄭炳孫

鄭炳孫隆慶教授蒙古兵薄城守將南永忠迫炳孫全降

不從先縊殺其妻女朝服自縊宝祐二年六月贈朝奉郎

直秘閣官其一子

周榮馬徽白端

周榮隆慶卒也蒙古兵來犯被獲密約守將段元鑑入

苦竹隘解圍事竟不屈死其倚馬徽白端戰没宝祐二年

十二月事聞詔有司立廟奉祀

段元鑑

楊禮

行不而夫

十一日... 張氏... 譜

張斌

張斌濠州統制與蒙古兵戰于柘塘敗沒開慶元年八月
贈三官廕其一子

張世雄 沈彥雄陳喜秦安李孝信鄭俊李女國

張世雄官總管與全官沈彥雄陳喜秦安李孝信鄭俊李
安國禦蒙古兵于橫山力戰死景定元年三月並贈十官

賜緡錢萬恤其家

輔周

輔周淮西裨將與蒙古兵戰于白鹿磯死之景定元年五
月贈和州防禦使

張順

張順成都馬步軍總管也咸淳元年五月以沒于王事贈
五官廕其一子

范勝 張林高興孟興

范勝淮西統制官蒙古元帥阿朮率兵入寇勝及統領張
林正將高吳副將孟吳迎戰俱沒于陣咸淳元年四月各

官一子進勇副尉

徐宗武

徐宗武官夔州路安撫使咸淳五年五月以死于王事詔致仕恩外官其一子承節郎以上見宋史本紀

施擇善

施擇善為蜀中轉運使宝祐六年元兵入劔門拔吉平抵蓬州連山守將以城降擇善不屈而死

李大會

李大會知簡州元兵攻城大會被執不屈死

張寶 楊立

張寶馬湖守將宝祐中元將紐璘入寇被獲遣招苦竹隘遂與守將楊立堅守已而寇復來攻立戰死寶遇害

王佐 徐昕

王佐長寧守將宝祐中元人既拔苦竹隘進圍長寧山鷲頂堡陷之佐與其子俱不屈死同官徐昕亦戰死

趙廣

趙廣寶祐中為閬州推官元兵陷其城不屈死

上官夔

上官夔萬州守將元兵圍其城守禦甚力元遣人招降不從城破巷戰死

楊壽孫

楊壽孫雲安軍主簿元兵至清江縣壽孫與將校何唐安
惟臣田廣澤多坤等連戰二日俱死之

江彥清

江彥清德祐初守珍州元兵至瀘州守將梅應春以城降
彥清聞之為守禦計甚力已而城陷巷戰死

王世昌

王世昌權瀘州安撫使元兵薄城誓不屈節城陷自經死

馮仲暉

馮仲暉知丹稜縣元兵入眉州仲暉死之

翟國榮

翟國榮為復州副將咸淳十年九月遇元兵于爛泥湖力
戰死之贈復州團練使官其二子立廟于州

王虎臣 王大用

王虎臣咸淳時為總管十年十月元兵既陷郢州遂趨沙
洋荆湖宣抚司命虎臣往救元人遣俘囚賈黃榜檄文入
城招降虎臣斬俘焚其榜文煥親至城下招之亦不應
日暮風大起元伯顏命順風掣金汁砲焚其廬舍烟焰障
天城遂陷虎臣及守隘官王大用被執不屈死德祐元年
四月贈大用三官虎臣二官廕其二子

張資

張資咸淳中知渠州十年十月元人陷其城資自殺德祐中贈眉^州防禦使

王達

王達咸淳時為武定軍都統制十年十二月元兵攻陽邏堡達力戰死之贈清遠軍承宣使

劉成

劉成咸淳末為都統制以定海水軍禦元兵于陽邏堡力戰死贈清遠軍承宣使

胡夢麟

胡夢麟歷官知壽昌軍寓治江州德祐元年正月元兵臨城知州錢真孫迎降夢麟自殺

鮑廉

鮑廉歷官知臨江軍德祐元年二月元兵來犯軍民盡竄廉死之贈直華文閣官其一子

阮應德

阮應得知无錫縣德祐元年二月元軍來攻勒兵出戰一軍盡沒應得赴水死贈十官

謝元 王海李旺素恩呂再興

謝元為張世傑部將德祐元年二月饒州已陷世傑將兵

入衛道饒復攻拔之元及諸將王海李旺袁恩呂再興俱戰死事聞並贈十官

孟紀

孟紀德祐元年四月以都統守荊州之沙元兵陷其城死之

張敏

張敏德祐元年以總統守豐城四月元入來犯敏出戰死之贈五官任其一子

雷大震

雷大震為揚州都撥發官德祐元年四月元兵至揚子橋

大震督兵與戰死之贈保康軍節度使

楊義忠

楊義忠寧國縣吏也德祐時元軍來攻率義兵出戰死之贈武功大夫

貝宝 胡岩起

貝宝胡岩起為銅關守將德祐中舉兵攻溧水兵敗皆死之宝贈武翼郎岩起贈朝奉郎

胡明

胡明為四安鎮守將德祐元年十一月元兵陷其鎮死之

苗再成

苗再成累官知真州。德祐元年四月元人入寇，與宗室趙孟錦率兵大戰于老鸛嘴，勝之。加濠州團練使。孟錦擢揚州都統，司計議官。元兵屢攻，固守不下。明年揚州守將朱煥叛降，外圍益急。孟錦乘霧出襲，敗沒城，遂陷。再成不屈死。

魏福興

魏福興為衢州守將。端宗景炎元年九月元人來犯，出戰于福橋，死之。

馮都統

馮都統失其名。咸淳時以都統守真州。景炎二年五月率

兵二千戰艦百艘襲瓜州。阿木遣萬戶昔里罕荅赤等出戰，都統大敗。寇兵追至金珠沙，赴水死。

王明

王忠訓

王明，端宗時為涪州守將。元兵屢攻，久不下。景炎三年正月元東川副都元帥張德潤來寇，明督兵與戰，大敗。死。子忠訓及摠轄韓文廣、張遇春皆戰死。

張應科

張應科，端宗時為將。末帝嗣位，遣應科及王用取雷州。三戰皆北，用遂降。已而再戰，應科又敗，死之。祥興元年六月也。

按李復明以下六十九人宋史忠義傳不載今據宋史三少帝本紀陳仲微二王本末及元史世祖本紀補入之

附錄元史世祖本紀

至元十五年六月慶州張三八章焱李文龍等為亂行省遣宣慰使謁只里率兵討之

十一月政和縣人黃華集益夫聯絡建寧括蒼及畚民畚嬭自稱詩夫人為亂詔調兵討之

十六年五月潭州行省上言瓊州宣慰馬旺已招降海外四州尋有土寇黃威遠等四人為亂今已擒獲命寘之極

刑

十七年十二月陳桂龍據漳州反唆都率兵討之桂龍畚洞

十八年正月邵武民高日新據龍樓寨為亂擒之賞唆都戰功

閏八月阿塔海乞以戍三海口軍擊福建賊陳吊眼詔以重勞不從

十月邵武叛人高日新降

十二月獲福州叛賊林天戡戮于市

十九年四月征蠻元帥完者都等平陳吊眼巢穴班師吊

眼父文桂及兄弟桂龍滿安納款命護送京師其党吳滿張飛迎敵就誅之

二十年三月新會縣林桂芳趙良鈐等聚眾偽號羅平國稱延康年號官軍擒之伏誅餘党悉平

九月合刺帶等招降象山縣海賊尤宗祖等九千五百九十二人海道以寧

十月建寧路總管黃華叛眾幾十萬踞頭陀軍偽稱宋祥興五年犯崇安浦城等縣圍建寧府詔卜隣吉帶史弼等

將兵二萬二千人討平之

二十一年二月邕州賓州民黃大成等叛梧州韶州衡州

民相挺而起湖南宣慰使徹里蛮將兵討之漳州盜起

命江浙行省調兵進討

十一月江西行省叅知政事也的迷失擒獲海鹽黎德招

降餘党百三十三人即其地誅德以其

二十二年正月西川趙和尚自稱宋福王子廣王以誑民民有信者其定民劉駙兒有三乳自以為異謀不軌事竟並磔裂以徇

二月廣東宣慰使月的迷失討潮惠二州盜郭逢貴四十

五寨皆平降民萬餘戶軍三千六百入六月月的迷失入

覲以所俘渠帥至京師言山寨降者五百十餘所帝問戰

而後降耶招之即降耶對曰其首拒敵者臣已磔之矣是

皆招降者因言塔木兵後未嘗抚治其民州縣復無至者

故盜賊各據土地互相攻殺人民漸耗今宜擇良吏往治從之

二十三年九月婺州永康縣民陳巽四謀反伏誅

二十四年十一月獲福建賊首張治國其黨皆平

二十五年正月賀州賊七百餘人焚掠封州諸郡循州賊萬餘人掠梅州

三月循州賊萬餘人寇漳浦泉州賊二千人寇長泰汀贛畚賊千餘人寇龍溪皆討平之

四月廣東賊董賢卒等七人皆稱大老聚眾反剽掠吉贛瑞抚龍興南安雄詔汀諸郡連歲擊之不能平江西行樞

密院及行省皆請益兵詔江淮省分萬戶一軍詣江西俟賊平還翼

六月虔州賊柳世英寇青田麗水等縣湖廣東道宣慰副使史耀討平之

十一月柳州民黃德清叛潮州民蔡猛等拒殺官軍並伏誅

十二月湖頭賊張治國掠泉州

二十六年正月賊鍾明亮寇贛州掠寧都據秀嶺詔發江

淮省及隣郡戍兵五千廷江西省叅政管如德為左丞使

將兵往討畚民大老集眾千人寇長泰縣福州達魯

花亦脫歡全漳州路總管高傑討平之

正月詔江淮省臣卞元帶與不魯迷失海牙及月的迷失合兵進討群盜之未平者二月王呂魯奏江南盜賊凡四百餘處宜遣將進討帝曰月的迷失妻以捷聞卞元帶已往卿死以為慮

三月台州賊楊鎮龍聚眾寧海潛稱大異國寇東陽義烏浙東大震諸王允吉帶時謫婺州率兵討平之

五月賊鍾明亮率眾萬二千五百七十三人來降六月月的迷失請以明亮為循州知州宋士賢為梅州判官兵應祥等十八人為縣尹巡尉帝不允命明亮應祥並赴都

七月誅信州叛賊鮑惠日等三十三人

閏十月廣東賊鍾明亮復反以眾萬人寇梅州江羅等以八千人寇漳州又詔雄諸賊二十餘處皆率兵應之聲勢張甚詔月的迷失復與福建江西省合兵討之諭月的迷失明亮既降朕令汝遣赴都汝玩常不發致有是變自今降賊其即遣之

婺州葉萬五以眾萬人寇武義縣殺千戶一人江淮省平章卜隣吉帶將兵討之

十一月漳州賊陳机察等八千人寇龍岩執千戶張武義與楓林賊合福建行省兵大破之机察及丘大老張順等

以其党降行省請斬之以警衆事下樞密院議范文虎曰賊固當誅然既降復殺之何以示信宜並遣赴闕從之建寧賊黃華弟福結陸廣馬勝復謀亂事覓伏誅二十七年二月江西賊鍾明亮等復降詔從為首者至京師給其餘党糧

江西賊華大老黃大老等掠梁昌諸郡行樞密院討平之三月建昌賊丘元等稱大老集衆千餘人掠南豐諸縣建昌副万户擒斬之

楊震龍餘衆剽浙東總兵官討賊者多俘掠良民勅行御史臺分揀之凡為民者六百九十五人

太平縣賊葉大五集衆百餘人寇寧國官軍擒斬之

五月江西行省管如德行院月的迷失合兵討反賊鍾明亮明亮降詔縛致闕下如德等留不遣明亮復率衆寇贛州樞密院以二人違詔縱賊乞詰責從之

績溪賊胡發饒沁成伏誅

婺州永康東陽慶州縉雲賊呂重二楊元六等反浙東宣尉使史弼擒斬之

泉州南安賊陳七師反討平之

六月杭州賊唐珍等伏誅

七月建平賊王靜照伏誅

蕪湖賊徐汝安孫惟俊等伏誅

十二月仙游賊朱三十五集眾寇青山。万户李綱討平之。青田賊刘甲乙等集眾万餘人寇温州平陽。

按宋社既移。四方稱兵者蜂起。大都宋之遺民。不忘故主。妄欲嚙既燼之灰。非弄兵潢池者比也。所謂周之頑民。非鄙商之義士乎。乃元史槩書之為盜。彼史臣之体故宜爾。而諸人之心。則不白于天下萬世矣。今悉採而錄之。竊比于綱目。不書樊崇楊玄感為盜之義云。

朱子

附叛逆諸臣

王昶 襄陽北軍將。理宗端平二年二月。焚城郭倉庫。叛降。

李伯淵 全上

田世顯 成都守將。淳祐元年十一月。叛降。

魯珍 閬州守將。淳祐元年。叛降。

刘淵 順慶守將。至祐六年。殺主帥段元鑑。叛降。

楊大淵 閬州守將。至祐六年十二月。叛降。

南永忠 隆慶守將。至祐中。叛降。

陳昱 沔州守將。失事。安置文州。嘉熙元年。叛降。

刘整 潼川路安撫副使。兼知瀘州。咸淳二年六月。叛降。

呂文煥 文德弟 知襄陽府 咸淳九年二月 叛降

黃順 總制 守郢州新城 咸淳十年十月 叛降

翟貴 知復州 咸淳十年十月 叛降

王儀 知漢陽軍 咸淳十年十二月 叛降

張晏然 荆湖四川宣撫司 參議官 叔 守鄂州 咸淳十年十

程鵬飛 都統制 守鄂州 與晏然全降

王該 統制 守鄂州 與鵬飛全降

陳奕 沿江制置使 兼知黃州 咸淳十年十二月 叛降

陳岩 奕子 知安東州 隨父 叛降

管景模 知蘄州 德祐元年正月 叛降

呂師夔 文德子 叔 刑部尚書 都督府 參贊 軍事 德祐元年正月 叛降

錢真孫 直寶章閣 知江州 與師夔全降

曹明 知六安軍 德祐元年正月 叛降

葉闔 知南康軍 德祐元年正月 叛降

來兵固 知德安府 德祐元年正月 叛降

范文虎 殿前副都指揮使 知安慶府 德祐元年正月 叛降

萬道同 饒州通判 德祐元年二月 叛降

張林 都統制 守池州 德祐元年二月 叛降

劉權 知无為軍 德祐元年二月 叛降

王喜 知和州 德祐元年二月 叛降

王應龍 知滁州 德祐元年二月叛降

翁福 都統制 守建康府 德祐元年二月叛降

茅世榮 統制 守建康 与翁福全降

徐旺榮 都統制 守建康府 德祐元年二月叛降

曹旺 全上

孟之縉 知太平州 德祐元年二月叛降

石祖忠 統制 守鎮江 德祐元年二月叛降

鮮汝忠 知連州 德祐元年二月叛降

丁順 西海安 德祐元年三月叛降

施居仁 知東海州 德祐元年三月叛降

顏紹卿 知寧國府 德祐元年三月叛降

王文虎 知滁州 德祐元年三月叛降

令孤槩 知廣德軍 德祐元年三月叛降

潛說友 知平江府 德祐元年三月叛降

呂文福 文煥弟 五郡鎮 德祐元年三月叛降

劉嗣武 知安東州 德祐元年三月叛降

孟之紹 總制 守岳州 德祐元年三月叛降

高世傑 岳州安 德祐元年三月叛降

戴之太 安撫 守常州 德祐元年三月叛降

王虎臣 常州通判 与之太全降

高達 保康軍節度使、湖北制置副使、德祐元年四月叛降

青陽夢炎 湖北提刑、德祐元年四月叛降

李湜 湖北提刑、全上

朱禕孫 荆湖四川安撫使、兼知江陵府、德祐元年四月叛降

劉懋 知荆門州、德祐元年四月叛降

趙真 知峽州、德祐元年四月叛降

毛浚 安撫守澧州、德祐元年四月叛降

趙仔 知歸州、德祐元年四月叛降

魯希文 提制守常德、德祐元年四月叛降

周公明 叔知常德府、與希文全降

趙益 安撫守鄂州、德祐元年四月叛降

咎萬壽 成都安撫使、德祐元年五月叛降

吳文興 知辰州、德祐元年五月叛降

徐昇 行均州事、德祐元年五月叛降

傅安國 行隨州事、德祐元年五月叛降

康玉 知靖州、德祐元年五月叛降

文用圭 知沅州、德祐元年五月叛降

初安 都統制、守某州、德祐元年五月叛降

李鑑 知房州、德祐元年五月叛降

梅應春 潼川安撫使、知江安軍、德祐元年六月叛降

郭漢傑 知叙州 德祐元年六月叛降

王宗義 知富順 監德祐元年六月叛降

朱煥 淮東制置副使 知揚州 德祐元年七月叛降

李世修 守江陰 德祐元年十月叛降

刘孝忠 全上

刘槃 江西轉運判官 德祐元年十一月叛降

施至道 抚州通判 德祐元年十一月叛降

趙與可 安抚使 守安吉州 德祐元年十二月叛降

黃萬石 江西制置使 德祐元年十二月叛降

王矩之 平江通判 德祐元年十二月叛降

呂氏一门父子兄弟五人皆愛國恩為大臣無一人報國亦甚于覆宗說嗣者矣

呂師益 文德子 兵部侍郎 德祐元年十二月叛降

刘漢傑 知嘉興府 德祐元年十二月叛降

王邦傑 都統制 守平江 德祐元年十二月叛降

吳定國 廣德州守將 德祐元年十二月叛降

王與賢 知海鹽縣 德祐二年正月叛降

刘英 總制 守乍浦 德祐二年正月叛降

胡全 守澉浦 全上 馬步軍總管 德祐二年正月叛降

沈世隆 潭州守將 德祐二年正月叛降

吳繼明 知婺州 德祐二年正月叛降

刘怡 知建德軍 德祐二年正月叛降

楊光大 知台州 德祐二年正月叛降

梁椅 知慶州 德祐二年正月叛降

夏貴 樞密副使 淮西制置使 兼知廬州 德祐二年正月叛降

孫良臣 泰州守將 德祐二年七月叛降

王剛中 知福州 景炎元年十一月叛降

凌彌堅 英德守將 景炎元年十一月叛降

徐夢得 全上

黃積翁 福建招捕使 兼知南劍州 景炎元年十一月叛降

曹澄孫 興化通判 與林華全降

蒲壽庚 福建招撫使 兼市舶提舉 景炎元年十二月 據泉州 反尋迎降

文壁 天祥弟 知惠州 景炎元年十二月 有叛降

林華 興化守將 景炎元年十二月 有叛降

系在馬成理之前

叛降

吳浚 江西招諭使 景炎二年正月叛降

黃去疾 知汀州 景炎二年正月叛降

錢榮之 知梅州 景炎二年正月叛降

姚文龍 瑞州安撫使 景炎二年二月叛降

趙安 都統 守重慶 景炎二年二月叛降

陳光道 知南恩州 景炎二年二月叛降

林叔虎 南恩州通判 全上

楊光大 知台州 德祐二年正月叛降

梁椅 知慶州 德祐二年正月叛降

夏貴 樞密副使 淮西制置使 兼知廬州 德祐二年正月叛降

孫良臣 秦州守將 德祐二年七月叛降

王剛中 知福州 景炎元年十一月叛降

凌彌堅 英德守將 景炎元年十一月叛降

徐夢得 全上

黃積翁 福建招捕使 兼知南劍州 景炎元年十一月叛降

曹澄孫 興化通判 與林華全降

蒲壽庚 福建招撫使 兼市舶提舉 景炎元年十二月 據泉州 反尋迎降

馬成旺 知邕州 景炎元年十二月叛降

李珣 浙東制置使 兼知慶州 景炎元年十二月叛降

劉興 知循州 景炎元年十二月叛降

吳浚 江西招諭使 景炎二年正月叛降

黃去疾 知汀州 景炎二年正月叛降

錢榮之 知梅州 景炎二年正月叛降

姚文龍 瑞州安撫使 景炎二年二月叛降

趙安都 統守重慶 景炎二年二月叛降

陳光道 知南恩州 景炎二年二月叛降

林叔虎 南恩州通判 全上

印德傳 景炎二年三月與蒲壽庚全降

李公度 全上

郭纘 建寧府通判 景炎二年三月叛降

傅卓 景炎二年六月降

楊立 涪州安撫 景炎二年六月降

刘自立 韶州守將 景炎二年十月叛降

譚應斗 侍郎 景炎二年十一月降

田子真 知泉州 景炎二年十二月叛降

李象祖 知高州 祥興元年六月降

翟國秀 守崖山 祥興二年正月降

劉俊 守崖山 全上

王立 合州安撫使 祥興二年正月降

宋季忠義錄卷九終

宋季忠義錄卷十

家鉉翁

四明萬斯同輯
柔史

家鉉翁眉州人以廕補官累官知常州政奮翕然遷浙
 東提點刑獄入為大理少卿直華文閣以祕閣修撰充
 紹興府長史遷樞密都丞承知建寧府兼福建轉運副
 使權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浙東安撫使遷戶部侍郎
 權侍右侍郎仍兼樞密都丞承賜進士出身拜瑞明殿
 奉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大元兵次近郊丞相吳玠賈餘慶
 檄告天下守令以城降鉉翁獨不署元帥遣使至欲加
 傳鉉翁曰中書省無縛執政之理堅奉表祈請于大元
 以鉉翁介之禮成不得命留館中聞宋亡旦夕哭泣不

食飲者數月。大元以其節高，欲尊官之，以示南服。鉉翁義不二君，辭無詭對。宋三宮北還，鉉翁再率故臣迎謁，伏地流涕，頓首謝奉，使無狀，不能感動。上哀無以保存其國，見者莫不歎息。文天祥女弟坐兄故繫獄官，鉉翁傾橐中裝贖出之，以歸其兄。壁鉉翁狀，貌奇偉，身長七尺，被服儼雅。其夸邃於春秋，自號則堂。改館河間，廼以春秋教授弟子，數為諸生談宋故事及宋其亡之故，或流涕太息。大元成宗皇帝即位，放還，賜號處士，錫賚金幣，皆辭不受。又數年以壽終。

字史下同

陳仲微

宋史

陳仲微，字致廣，瑞州高安人。其先居江州，旌表義門。嘉泰二年，奉進士，調蒲田尉。會守令鬪，通判又罷，輒不任。臺圃委以縣事，時歲凶，部卒并飢，民作亂，仲微立召首亂者戮之，籍用糴，抑強糴一境，以肅囊山浮屠。與郡李爭水利久不決，仲微按法曰：「曲在浮屠。」他日沿檄過寺，其徒久揭其事鐘上，以為冤。旦暮祝詛，然莫省為仲微也。仲微見之曰：「吾何心哉！吾何心哉！質明首僧無疾而死，寓公有誦仲微於當路，而密授以薦牘者，仲微受而藏之。踰年，其家負縣租，竟逮其奴。寓公有怨言，仲微還

其贖減封如故其人慚謝終其任不敢撓以私迂海鹽
丞鄰邑有疑獄十年郡命仲微按之一向立決改知崇
陽縣寢食公署旁日與父老樵監相爾汝下情畢達吏
無所指手通判黃州戕無餉餽以身律下隨事檢柅軍
具賴以不乏制置使上其最辭曰戕分也何最之有渡
通判江州迂幹辦諸司審計事知贛州江西提點刑獄
迂丞相賈似道監察御史舒有朋言罷久之起知惠州
迂太府寺丞兼權侍右郎官輪對言祿餌可以釣天下
之中才而不可啖嗇天下之豪傑名航可以載天下之
猥士而不可以陸沉天下之英雄似道怒又諷言者罷

奪其官久之叙復時國勢危甚仲微上封事其略曰誤
衰者老將也失衰之罪不專在於庸圖疲將孩兵也君
相當分受其責以謝先皇帝在天之靈天子若曰罪在
朕躬大臣宜言咎在臣等宣布十年養安之往謬深懲
六年玩寇之昨非救過未形固已無極追悔既往尚愈
於迷或謂覆護之意多尅責之辭少或謂陛下之哭師
之誓師相飾分過之言甚非所以慰恤死義祈天悔禍
之道也往、代言之士翹館鮮有識之人吮舌
茹柔積習成痼君道相業兩有所虧方今何時而在廷
無謀國之臣在邊無折衝之帥監之先朝宣和未亂之

前靖康既敗之後。凡前日之日。近冕旒。朱輪華轂。俛首吐心。奴顏婢膝。即今日奉賊稱臣之人也。疆力敏事。捷疾快意。即今日畔君賣國之人也。為國者。亦何便於若人哉。迷國者。進怕慢之欺。以逢其君。託國者。護耻敗之局。而莫敢議。當國者。昧安危之机。而莫之悔。臣嘗思之。今之所少。不止於兵。圖外之事。將軍制之。而一級半階。率從中出。斗粟尺布。退有後憂。平素無權。緩急有責。或請建督。或請行邊。或請京城。創開駭聽。因諸圖有辭於緩急之時。故廟堂不得不掩息於敗。嗣之後。有謀莫展。有敗無誅。上下包羞。噤無敢議。是以下至器仗甲馬。衰

颯麗涼。不足以肅軍容。壁壘堡柵。折樊駕漏。不足以當衝突之騎。號為帥圖。名存實亡。城而無兵。以城與敵。兵不知戰。以將與敵。圖不知兵。以國與敵。光景感近目睫矣。惟君相幡然改悟。天下事尚可為也。轉敗為成。在君相一念間耳。乃出仲微江東提點。刑獄。德祐元年。遷祕書監。尋拜右正言。左司諫。殿中侍御史。益王即位。海上拜吏部尚書。給事中。厓山兵敗。走安南。越四年卒。年七十有二。其子文孫與安南王族人。益稷出降。鄉導我師南征。安南王憤。伐仲微墓。斧其棺。仲微天稟篤實。雖生長富貴。而思衣菲食。自同窶人。故能涵飫六經。精研

理致於諸子百家、天文地理、醫藥卜筮、釋老之奈靡不
搜撰云

王應麟

宋史

王應麟字伯厚慶元府人九歲通六經淳祐元年奉進
士從王堃受學調西安主簿民以年少易視之輸賦後
時應麟白郡守促以法遂立辦諸校欲為亂知縣事前
甫倉皇計不知所出應麟以禮諭服之差監平江百萬
東倉調浙西提本常平茶鹽主管帳司部使者鄭霖異
待之丁父憂服除調揚州教授初應麟登第言曰今之
事本于業者沽名奪得則一切委棄制度典故漫不省
非國家所望於通儒於是閉門發憤誓以博學宏辭科
自見假館閣書讀之寶祐四年中是科應麟與弟應鳳

同日生。開慶元年六月，中是科，詔褒諭之。添差浙西安撫司幹辦公事。帝御集英殿策士，召應麟覆考。第既上，帝欲易第七卷，寘其首。應麟讀之，乃頓首曰：「是卷古誼若龜鏡，忠肝如鉄石。臣敢為得士賀，遂以第七卷為首選。及唱名，乃文天祥也。迂主管三省樞密院架閣文字，迂國子錄進士、博士，疏言：「陛下閱理多，願治久，當事勢之艱，輿圖蹙於外，患人才乏而民力殫，宜強為善，增修德，無自沮怠，恢弘士氣，下情畢達，操綱紀而明委任，謹左右而防壅蔽。求哲人以輔後嗣，既對帝，向其父名曰：「尔父以陳善為忠，可謂繼美。丁大全欲致應麟，不可。」

得迂太常主簿，面對言：「淮戍方警，蜀道孔艱，海表上流，皆有藩籬，唇齒之憂，軍功未集，而吝賞，民力既困，而重歛，非修攘計也。陛下勿以晏~~自~~自逸，勿以容悅之言自寬。帝愀然曰：「邊事甚可憂，應麟言無事，深憂臨事，不惧，願汲汲預防，毋為壅蔽所欺。時大全諱言邊事，於是應麟罷。未幾，大全敗，起應麟通判台州，召為太常博士，擢秘書郎。耶俄兼沂靖惠王府教授，彗星見，應詔極論執政侍從臺諫之罪，積私財，行公田之害。又言：「應天變，莫先回人心，回人心，莫先受直言，指天下之口，沮^{敢言}之氣，如應天，何時迂權臣意，故應麟及之。迂著作佐郎，度宗即位，部

郎官草百官表舊制請听政四表已上一久入臨大臣諭
古增撰三表應麟操筆立就丞相總護还辞位表三道
使者立以俟應麟從容授之丞相驚服即授兼礼部郎
官兼直太子院馬廷寫知貢奉詔應麟兼權直俄兼崇
政殿說書迁著作郎守軍器少監經廷值日雪帝向有
何故事應麟以唐李嶠李义應制詩對因奏春雪過多
民生飢寒方寸仁愛宜謹感召迁將作監帝視朝謂應
麟曰為李要灼見古人之心應麟對曰嚴恭寅畏不敢
怠皇克勤克儉無自縱逸強以馭下制事以斷此古人
之心然操舍易忽於眇綿兢業多忘於游衍帝嘉納之

既而轉對言人君防未萌之欲存不已之誠擢兼侍立
修注官升權直太子院迁秘書少監兼侍講上疏論市
舶不報會買似道拜平章事葉夢鼎江萬里各求去似
道亦求去應麟奏孝宗朝兩相者亦逾年帝亟取以諭
之似道聞應麟言大恩之語包恢曰我去朝士若王伯
厚者多矣但此人素著文名不欲使天下謂我棄之彼盍
思少以語應麟矣曰迁相之罪小負君之罪迁起居舍人兼權中
書舍人應麟言十月之雷惟東漢數見命令不專奸邪
並進卑踰尊外陵內之象當請天君謹天命侔天德以
回天心守成必法祖宗御治必摠威福似道聞之亦逐

之意決矣。應麟牒同門直前奏對，謂用人莫先察君子小人，方袖疏待班，臺臣亟疏駁之。由是二史直前之制遂廢。以秘閣修撰主管崇禧觀之，久之起知徽州。其父搆嘗守是郡，父老皆曰：「此清白太守子也。」權豪省租賦，民大悅。召為秘書監，權中書舍人，力辭不許。兼國史編修，寔錄檢討。兼侍講，迂起居郎。兼權吏部侍郎，指陳成敗逆順之說，且曰：「國家所恃者大江，襄樊其喉舌，議不容緩。朝廷方從容如常時，事我一失，豈能自安。親臣無以邊事言者，帝不懌。似道謾謀，亦逐適。應麟丁母憂去，及似道潰師江上，授中書舍人。兼直太士院，即引疏陳

十事，急征討，明政刑，勵廢耻，通下情，求將材，練軍實，備糧餉，奉寔材，擇牧守，防海道，其目也。且言圖大患者必略細故，求寔效者必去虛文。因請集諸路勤王之師，有能率先而至者，宜厚賞，以作勇敢之氣，并力進戰，惟能戰，斯可守。進兼同修國史，寔錄院同修撰。兼侍讀，迂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日食，應詔論答。天戒五事，陳備禦十策，皆不及用。尋轉尚書，兼給事中。左丞相留夢炎用徐囊為御史，擢江西制置使黃萬石等。應麟劾奏曰：「囊與夢炎同鄉，有私人之嫌。萬石麤戾無才，南昌失守，誤國罪大。今方欲引以自助，善類為所轉噬者，必携持而

去與後貪墨輕躁豈宜用之况夢炎拜命慢諫說言弗
敢告今之賣降者多其任用之士疏再上不報出閩俟
命再奏曰因危急而紊紀綱以偏見而拂公議臣封駁
不行與大臣異論勢不當留疏入又不報遂東歸詔中
使譚純德以翰林李士召誠者以為奪其要路寵以清
秩非所以待賢者應麟力辭已而宋亡隱居山中二
十餘載自號深寧老人日事著述其紀年但書甲子以
示不臣于元所著有深寧集一百卷玉堂類藁二十三
卷掖垣類藁二十二卷詩攷五卷詩地理攷五卷漢藝
文志攷證十卷通鑑地理攷一百卷通鑑地理通釋十

六卷通鑑答問四卷困李紀聞二十卷蒙訓七十卷集
解踐作篇補注急就篇六卷補注王會篇小李紺珠十
卷玉海二百卷詞李指南四卷詞李題苑四十卷華海
四十卷姓氏急就篇六卷漢考四卷六經天文編六
卷小李諷詠四卷

黃震

宋史

黃震字東發慶元府慈溪人寶祐四年登進士第調吳
縣尉吳多豪勢家告私債則以屬尉民多凍飢窘苦死
尉平手震至不受貴家告府檄攝其縣及攝長洲華亭
皆有聲浙東提本常平五華甫辟主管帳司文字時錢
庚孫守常朱燿守平江吳君擢守嘉興皆倚嬖倖厲民
華甫病革疆起劾罷三人震贊之也沿海制置司辟幹
辦提領浙西鹽事不就改辟提領鎮江轉般倉分司公
田法行改提領官田時言不便不聽漫轉般倉賤入為
點校贍軍激賞酒庫貯檢察官擢史館檢閱興修寧宗

理宗兩朝國史定錄。輪對言當時之大弊曰：民窮曰兵弱，曰財匱，曰士大夫無耻，乞糶給度，僧人道士牒使其徒老死，即消弭之。收其田入，可以富軍國，行民力。時官中建內道場，故首及此。帝怒，批降三秩，即出國門。用諫官言，得寢。出通判廣德軍。初，孝宗班朱熹社倉法于天下，而廣德則官置此倉，民困於納息，至以息為本，而息皆橫取其民，至自經，人以為熹之法不敢議。震曰：不然，法出于堯舜，三代聖人，猶有變通。安有先儒為法，不思拯其弊耶？况熹法，社倉歸之於民，而官不得與。官雖不與，而終有納息之患。震為別買田六百畝，以其租代社

倉息，非凶年不貸，而貸者不取息。郡有祠山廟，歲合江淮之民禱祈者數十萬，其牲皆用牛。郡惡少挾兵刃，舞牲迎神，為常鬪爭，至犯法。其俗又有自嬰桎梏，自拷掠以徼福者。震見，向之，乃兵卒責自狀其罪。卒曰：本無罪。震曰：尔罪多，不敢對人言，特告神，以免罪耳。杖之，示衆。又其俗有所謂埋藏會者，為坎於庭，深廣皆五尺，以貯祭牛及器皿數百，納其中，覆以牛革，封鐫一父，明發視之，失所在。震以為妖，而殺牛淫祀，非法，言之諸司，禁絕之。郡守賈蕃世以權相從子，驕縱不法，震數與爭論，是非蕃世積不堪，疏震撓政，坐解官。尋通判紹興府，獲海

寇、廖之撫州飢起，震知其州，單車疾馳，中道約富人者老集城中，毋過某日，至則大書，閉糶者藉，彊糶者斬，揭于市，坐駟舍，署文書，不入州治，不抑米價，日損親煮粥食飢者，請于朝，給爵賞，旌勞者，而後入視州事，轉運司下州糶米七萬石，震曰：民生蹶矣，豈宜重困之！以沒官田三莊所入，應之。若補刻六經儀禮，修復朱熹祠，樹晏殊里門，曰：舊奉坊，制祭社稷器，復風雷祀，勸民種麥，禁競渡，缸焚千三百餘艘，用其丁，餼勦軍營五百，向皆善政也。詔增秩，遂升提舉常平倉司，舊有結閭拒逮捕事，繫郡獄二十有八年，存者十無三四，以事閩尚書省。

無敢決其獄者，以結閭為作亂也。震謂結閭，犹他郡之結甲也，非作亂比。况已經數赦，於是皆釋之。新城與光澤地犬牙相入，民夾溪而處，歲常忿鬪，爭漁，會知縣事蹇雄為政，擾民，因相結拒，起焚掠，震乃劾罷雄，諭其民散去，初常平有慈幼局，為貧而棄子者設，久而名存寔亡，震謂收哺於既棄之後，不若未棄保全之，乃損益舊法，凡當免而貧者，許里胥請于官，贍之，棄者許人收養，官出粟給，所收家成活者，衆震論後法，先令縣覈民產業，不使下戶受抑於上戶，大興水利，廢坡壞堰，及為豪右所占者，沒之，改提點刑獄，決滯獄，清民訟，赫然如神。

明有貴家害民震按之貴家怨又疆發富人粟與民富人亦怨御史中丞陳堅以諛者言劾震去諛者乃怨震遂奉雲臺祠賈似道罷相以宗正寺簿召將與俞浙並為監察御史有內戚畏震直止之而浙亦以直言去後浙東提奉常平鎮安飢民折盜賊萌芽時皇叔大父福王與芮判詔具府遂兼王府長史震奏曰朝廷之制尊卑不同而紀綱不可紊外雖藩王監司得言之今為其屬豈敢察其非柰何自臣漫壞其法固不拜長史命進侍左郎官及宗正少卿皆不拜初徙家郡城之月湖國變後隱居寶幢山誓不入城府故居之圖籍器物為人

掠盡亦不同山居二十餘年著黃氏日抄一百卷春秋禮記皆為之傳集與同郡王應麟魏然稱東南二大老門人私謚文潔先生

何時

柔史

何時字了翁撫州樂安人天祥同年進士也調廬陵尉
尋入江西轉運司幕府遷臨江軍司不參軍郡獄相傳
舊斬一寇屍能行一里許衆神之瘞為肉身臯陶時至
取故牘閱此寇嘗掠殺數人曰如此可為神乎命鞭之
沉於水人服其明改知興國縣天祥起兵辟署帥府机
宜帶行監文思院天祥入衛時任留司分司吉州餼運
平江天祥奏時知撫州吉州下時脫身歸鄉里益王立
天祥開府南劍時起兵趨興國接引以時帶行監江西
提刑時聚兵復崇仁縣未幾大兵奄至兵敗削髮為僧

竊迹嶺南。賣卜自給。變姓名。自號堅白道人。

黃申

黃申字酉鄉。井研人。開慶元年進士。授德安尉。攝主簿。兼提點江西刑獄司。簽廳獄事。多所辯明。丞相江萬里提刑黃震交薦之。調安樂丞。申為政廉謹。有治聲。以恩升從事郎。大兵拔撫州。下諸縣。索降狀。樂安令率其僚。聯署以上。申初聞變。悉遣家人遠避。至是獨抗不往。令遣吏促之。申不動。吏白令。怒。俄而吏民數百人集于庭。強興致之。申顛踣于地。若中風然。眾捧蹴詬叱曰。為爾不順。將累吾輩。申陽死。為不聞令無如之何。申有惠

愛在民。至暮。眾舁入冥中堂。翼日。或食以粥。得免。遂去。隱巴山中以終。

張山翁

張山翁字君壽。晉州人。景定三年進士。德祐元年為荆湖宣撫使。幹官鄂守張晏然議納款。山翁以書譙讓之。晏然既降。山翁被執軍前。諭曰。若降。不失作顯官。山翁鼎對不屈。行省官賈思貞議之。貸不殺。後居黃鵠山。聚徒教授而終。有南紀緇林。藏雲山相鋤等集。

陳子敬

陳子敬。贛州人。以贊雄鄉里。嘗從天祥游。天祥開閩汀

州子敬募集民兵屯阜口、掘下流、及天祥攻、賴子敬與合謀、忠效甚著、空坑兵敗、復聚兵屯黃塘砦、連結山砦、不降、大兵以重兵襲其砦、潰、子敬不知所終、

徐臻

徐臻、温州人、父官河南、德祐元年春、臻往省、以道阻、會天祥勤王、臻往依之、以筆札典樞密、小心精鍊、天祥被執、臻脫難、渡來、願從、天祥北行、扶持患難、備殫忠款、至隆興、病死、

金應

金應、性少剛、知義、為天祥、職書司、入京、補承信郎、官路

分、天祥奉使、被執、左右皆散、應獨無畔志、及脫走鎮江、至淮東、以憂憤死焉、

杜本

宋史

杜本字伯原其先居京兆後徙天台又徙臨江之清江
今為清江人本博學善屬文江浙行省丞相忽剌木得
其所上救荒策大奇之及入為御史大夫力薦于武宗
嘗被召至京師未幾歸隱武夷山中文宗在江南時聞
其名及即位以幣徵之不起至正三年右丞相脫脫以
隱士薦詔遣使賜以金織文幣上尊酒召為翰林待制
奉議大夫兼國史院編修官使者致君相意趣之行至
杭州稱疾固辭而致書於丞相曰以萬事合為一理以
萬民合為一心以千載合為一日以四海合為一家則

可言制礼作乐、而躋五帝三王之盛矣。遂不行、本湛靜寡欲、無疾言遽色、與人交尤篤于義、有貧無以養親、無貲以為奉者、皆濟之。平居書冊未嘗釋手、天文地理律歷度数靡不通究、尤工於篆隸。所著有四經表義、六書通編、十原等書。卒者稱為清碧先生。至正十年卒。年七十有五。

壽錦按杜本集宋末諸人詩曰谷者
以古國刊行於世

孫轍

丁巳

孫轍字履常、其先自金陵徙家臨川。轍幼孤、母蔡氏教之、知警策、自樹立。比長、奉行純篤、事母甚孝。家居教授、門庭蕭然、而考德同業者日盛。郡中俊彥有聲者皆出其門。轍與人言、一以孝弟忠信為本、辭溫義、聞者莫不油然而感悟、待親戚鄉里禮意周洽、言論間未嘗幾微及人過失長短、士子至郡者必來見、部使者長吏以下仁且賢者必造焉。轍樂易莊敬、接之以禮、言不及官府憲司、屢辟皆不就。江西行省特以遺逸奉轍、一人轍善為文章、吳澄嘗叙其集曰、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其見稱許如此。元統二年，七十有三卒于家。

吳定翁

吳定翁字仲谷，臨川人。其先當宋末自金陵來徙。定翁幼歲儼如成人，寒暑衣冠不少懈。清修文雅，與孫轍齊名，而最善為詩。揭傒斯稱其幽茂踈淡，可比盧摯。御史及江西之方伯牧守，部使者辟薦相望，終身不為動。程鉅夫嘗貽書曰：臨川士友及門者踵相接也，何相望足下耿々如玉人而不可得見乎？定翁嘗曰：士無求用於世，惟求無愧於世，人以為名言。

危復之

危復之字見心，臨川人。宋末為太學生，師事湯漢，博覽群書，好讀易，尤工於詩。至元初，元帥郭昂屢薦為儒，官不就。至元中，朝廷累遣奉御察罕及翰林應奉詹王以幣徵之，皆弗起。隱於紫霞山中，士友私謚曰貞白先生。



何中

何中字太虛，撫之樂安人。少穎拔，以古學自任。家有藏書萬卷，手自校讎，其學弘深，該博廣平。程鉅夫清河元明善、柳城姚燧、東平王構、同郡吳激、揭傒斯皆推服之。至順二年，江西行省平章金岳柱聘為龍興師，明

年六月以疾卒。所著有易類象二卷、書傳補遺十
綱目測海三卷、知非堂蒙十七卷。

蘇刘義

廣東通志

蘇刘義，荆湖人。景定初，從呂文德于鄂州，戰數有功，轉
十官。四年，復以守鄂功為吉州刺史。刘義雖出呂氏，乃
心在王室。廣王至温州，有推戴功。景炎元年，拜檢校少
保、節度使、殿前指揮使、司馬。無諸路徑制鎮撫大使。刘
義多智畧，遇張世傑用事，志不得展。其年七月，罷諸使，
免。每殿司，帝在井澳，元將刘深來襲，陳宜中如占城。刘
義不以為是，擢舟追之，不及而返。夜泊灣頭，俄有天火
飛集。刘義舟延燒，眾舟皆盡。祥興帝嗣統，進開府儀同
三司、殿前指揮使。崖山兵敗，^與世傑斷纜泛海洋，世傑死。

刘義與其子俱得脱文天祥謂刘義剛躁不可近然能服義始終不失大節史稱刘義為其下所殺嘗考其家乘載履歷頗詳曰刘義字執之家本南海之龍頭堡性豪華多才智然以宗社安危為已事實祐六年由上舍出身授右迪功郎縣主簿再迁靖江府靈川丞德祐改元詔天下勤王刘義起兵自靈川入衛其避歸也變名為由義云然其所歷官階與史不同姑存之按陳仲本末景炎二年四月書蘇刘義卒廣東道志死國諸臣内則言崖山師敗刘義與張世傑同斷維去世傑死刘義為乱軍所害其說不全此傳載廣東通志流寓中乃言遁歸其鄉又與前二說異未知孰是

鄧光荐

輟耕錄

鄧光荐字中甫廬陵人景定壬戌第進士歷官十餘年至德祐元年冬元兵入江西携家避入閩明年臨安陷端宗即位于福州趙昀帥辟為幹辦官景炎二年四月駕入廣東除宗正寺簿元兵陷廣州與其友龔竹卿避地香山縣之黃梅山是冬土寇為乱一妻三妾四子四女皆焚死光荐得脱未帝祥興元年六月從駕至崖山除秘書丞明年正月擢礼部侍郎兼權直士院二月崖山師覆帝崩光荐投海者再元人鈎出之不得死張弘範待以賓礼令漫衣冠以為揖容獲與文天祥同舟北

上時相倡和。至燕弘範館。趙永壺家。教其次子。屢乞為黃冠。不許。後得放歸。大德初卒。

又

輟耕錄

鄧光荐先生。號中齋。廬陵人。采止。以義行著。其所賦鷓鴣詩曰。行不得也。奇。瘦妻弱子。羸特馱。天長地潤。多網羅。南音漸少。北語多。肉起不起。可柰何。行不得也。奇。又有贊文丞相像曰。目煌煌兮。踈星曉。寒氣英兮。分晴雷殷山頭。碎柱兮。壁完血化碧兮。丹鳴呼。孰謂斯人不在世間。輟耕錄

趙必瑒

廣東通志

趙必瑒字玉淵。東莞人。系出濮郎。咸淳元年。與父崇誦同登進士。崇誦性恬淡。仕南安軍。司叅軍。卓著賢聲。尋曰。父子竊祿。是取盈于造物也。解歸。必瑒初任高要簿尉。郡檄署四會縣。有異政。民為立祠。再任高康丞。棄官歸。養惠州。守文璧辟為郡從事。璧兄丞相天祥集兵勤王。必瑒往謁。相與論時事。慷慨泣下。天祥重之。後察璧無堅守意。即歸。適熊飛駐兵于邑。欲盡括稅戶財穀充軍資。人情洶。必瑒恐變。請于飛。願以家貲三千緡米五百石贖軍。免百姓苦擾。飛從之。即以必瑒董其事。必瑒

隨其家各寬征之人感其義復語飛曰聞王師駐海上
欲遣趙潛方興安撫東廣莫若用宋號通趙方一使尊
宋主然後奉兵事成則可興復不成亦足垂弗朽飛然
之即日署宋旗號奉兵向城遂迎潛興入廣時天祥開
督府于潮惠辟必瑒以僉書軍事判官兼知錄事相與
殫謀恢復而勢已不支矣宋亡隱于溫塘足跡不入城
郭一時隱者多就之至元甲午卒有覆瓿集行于世今
祀鄉賢弘治中進士壁者歷副使有能聲蓋其後云廣東通志下同
趙必瑒傳云嘗道其室曰詩人只合住茅屋天下未嘗無茅屋其所以養可知矣善不踰五十年生採
掘必瑒墓與同人之急至臨中以身代而不辭云

翟龠東莞人父景先登淳祐進士官僉判世有行誼龠

性孝友海寇猝至躬負親走山麓間榛險不避嘗割田
供太宗祀事與族人共之景定二年以書徑領鄉薦咸
淳二年再奉都魁官本邑主簿宋末元兵壓境人民逃
潰龠飛盡括稅戶佐儲餉龠愍然曰天未厭禍人羸我
斃柰何更益以瘦力諫止捐貲倡助軍費以甦之是時
元兵盱眙恣屠戮羣情駭愕龠與李春叟趙必瑒張元
吉締謀決策竭力完綏輯撫循宋亡悲憤杜門不出建
棧曰聚秀延士講習其間卒祀鄉賢祠

王道夫

王道夫番禺人少從陳大震遊苦志力學登陳文龍榜

進士咸淳中仕連山尉有保民驅寇功度宗寵以御札
有金注碗盤之賜由是才略知名張鎮孫敗後凌震
得脫收拾散亡數千倚文天祥諸軍為聲援時大震道
夫皆家居端宗召大震為尚書吏部侍郎道夫權兵部
侍郎兼轉運判官大震固辭不就道夫拜命與凌震各
將兵相為犄角景炎二年三月文天祥復惠州道夫與
震謀曰文公既克復疆土吾等乘此聲勢可大奔成功
機不可失震從之時呂師夔退兵震與道夫帥師擣其
虛遂復廣州詔褒諭之以震為廣東制置使道夫真拜
兵部侍郎廣東轉運使是年四月端宗崩衛王即位改

元祥興加道夫李士兼兵部尚書十月元將李恒襲廣
州力戰不利閏十一月庚戌道夫遁壬戌震遁癸亥元
人復陷廣州獲舡三百艘將吏宋邁以下二百人而去
于是二人會兵圖再奔十二月壬午道夫引兵先往取
廣州與李恒兵戰大敗被執凌震繼至亦敗退於城東
菱塘又敗明年二月李恒與張弘範合攻厓山震降宋
亡之後道夫不仕元憤恚而卒其子孫世有登鄉薦者
卒受其報云

端宗本紀景炎三年三月廣州都統凌震轉運判官王道夫敗廣州閏十一月
元兵敗被執震兵繼至亦敗

陳大震

陳大震字希聲番禺人寶祐癸丑進士釋褐為博羅主

簿迂循州長樂令以敏捷寬厚稱轉廣濟令以平盜功
改奉議郎叅靜江帥府咸淳七年權知雷州慮西湖湮
廢乃大築隄岸建平湖書院以祀冠準及蘇軾兄弟有
婦人與夫殺養母偽以盜訴大震怪其詞色廉之果非
盜一訊具服人以為神理郡二年所剖決無冤獄轉朝
奉大夫知全州元兵壓境知力不支自劾罷歸端宗入
廣召為吏部侍郎不就宋亡元錄遺臣授司農卿廣東
儒李提奔以疾力辭居管立靈位以待死與素所往來
者飲酒賦詩曰吾可以下見穆陵矣卒年八十震為人

剛方嚴毅平生無戲言御子孫不冠不見
宋季忠義錄卷十終

宋季忠義錄卷十一

謝昇父傳

四明萬斯同輯

謝君翺字昇父延平人蚤事科舉學有志當世中遭

兵火室家散亡購得一子軍伍中相與竭力生產僅
給屬繇役繁興不堪迫辱日益憤懣成疾以子連時
務委而出遊過嚴陵故舊館焉因娶劉氏其地與婺接
故常往來兩州間積十四五年指授館下生粲然進于
文學性耿介不以貧累人所居產薪若炭率秋暮載至
杭易米卒歲少裕則資遊江海訪前代故實著家史補
唐詩人無傳者三十餘篇傳近世隱逸數篇歲甲午與
杭人鄧牧相遇會稽結為方外友牧罕讀古人著述謂

文章當出胸臆自成一家而君記問優贍必欲中古人
繩墨乃已所見不合日夜論辨互相詆及見牧所為文
乃起謝曰公不肯區區有所模擬然法度高古殆天才
也牧因為言杭大都會文士輩出予知若干人盍往見
之旬日別去連牧歸杭君已挈家錢唐江上問所從遊
皆前所聞者其信好學也乙未秋牧薄遊山水間君病
篤望牧不至懷以詩曰謝豹花開桑葉齊戴勝羊生藥
草肥九鎖山人歸未歸蓋絕筆于斯故同姓善之新與
君交最厚哭其舍累日為著哀辭東西州故人門生不
遠數百里來吊咸哭盡哀奉喪去先是君買地釣臺下

將葬朋友無歸者至是君葬焉君生不得志閒居常有
憂色語聲甚微鬱不平之氣一宣于文讀之使人悽
愴知其非壽也嬾焚然無依子遠在二千里外存亡不
相關可謂窮矣嚴陵士風厚將有集君遺稿以傳後者
志且不^沒牧歸悲惋不已誄曰上世之士以文取顯耀而
君窮于文痛哉辜父痛哉辜父錢唐鄧牧著

錢塘鄧牧傳

任士林謝處士傳六

任士林

謝翱者字皋羽閩人也父鑰姓至孝喪母行服廬墓終
身不仕咸淳初翱試進士不中慨然以古人倡作宗祖
鏡歌鼓吹曲騎吹曲上太常樂工習之人至今傳其詞

文章當出胸臆自成一家而君記問優贍必欲中古人
繩墨乃已所見不合日夜論辨互相詆及見牧所為文
乃起謝曰公不肯區區有所模擬然法度高古殆天才
也牧因為言杭大會文士輩出予知若干人盍往見
之旬日別去連牧歸杭君已挈家錢唐江上問所從遊
皆前所聞者其信好學也乙未秋牧薄遊山水間君病
篤望牧不至懷以詩曰謝豹花開桑葉齊戴勝子生藥
草肥九鎖山人歸未歸蓋絕筆于斯故同姓善之新與
君交最厚哭其舍累日為著哀辭東西州故人門生不
遠數百里來吊咸哭盡哀奉喪去先是君買地釣臺下

將葬朋友無歸者至是君葬焉君生不得志閒居常有
憂色語聲甚微鬱不平之氣一宣于文讀之使人悽
愴知其非壽也嬾焚然無依子遠在二千里外存亡不
相關可謂窮矣嚴陵士風厚將有集君遺稿以傳後者
志且不^沒牧歸悲悅不已誄曰上世之士以文取顯耀而
君窮于文痛哉辜父痛哉辜父錢唐鄧牧著

錢塘鄧牧傳

謝處士傳

任士林

謝翱者字皋羽閩人也父鑰姓至孝喪母行服廬墓終
身不仕咸淳初翱試進士不中慨然以古人倡作宗祖
鏡歌鼓吹曲騎吹曲上太常樂工習之人至今傳其詞

侗儻有大節。嘗布衣杖策。參人軍事。未幾善哭。如唐衢。過姑蘓。望夫差之臺。慟哭終日。過勾越。行禹窰間。北向哭。乘舟至鄞。過蛟門。登候潮山。感夫子浮海之嘆。則又哭。晚登子陵西臺。以竹如意擊石。歌招魂之詞。曰。魂來兮。何極。魂去兮。江水黑。化為朱鳥。兮。有味焉。食。歌。闕。竹石俱碎。失聲哭。何其情之悲也。所知淪沒。碧血濺空山。川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別處。及其時。適相類。則徘徊顧盼。悲不自己。夫鳥獸喪其群匹。越月踰時。則必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踣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若翺者。章皇山澤。惡夫淚之無從也。既客浦汭。往來桐廬。

人翕然從。翺學所為。詩歌其稱小。其指大。其辭隱。其義顯。有風人之餘。類唐人之卓。者尤善叙事。有良史材。作南史帝紀二十贊。采獨行秦楚之際。月表所歷。浙東西州山水。必有游記。當天下廣大。足歷燕魏趙代間遺事故蹟。且涉大瀛海外。盡識風物。洪蒙之初。度越子長矣。惜其悲鳴煩促。天性固然。其亡乎。其亡乎。士充。夔相。持解不去。憎聞翺。自若也。芴曰。浚恒貞凶。無攸利。翺之謂乎。或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屈平非怨者也。精神漂散。鬼語神詞。變幻不測。翺豈平伍。即翺亡恙時。唐方于

舊隱白雲林建炎四年江端友呂居仁朱翌諸賢為文
祭臨水之神避地于此翺曰死必葬之作許劬錄疾革
語其妻劉氏我死必以骨必歸吳思齊方鳳葬我許劬
之地二人果聞訃至方燾方幼學馮桂芳翁登翁衡
奉骨葬如志夫以死生託人不爽皦日信矣哉其徒吳
貲買田月泉精舍祠曰晞髮處士歲時奉蒸嘗云
贊曰唐宰相董晉為汴州辟韓愈從事愈激知己稱隴
西公而不姓晉死從裴度乃不引愈用愈作予田橫文
以著其哀若翺者夫亦橫之客也與

徐翁謝劬傳云

胡翰

謝翺字舉羽建寧人也家故羸於財父鑄居喪哀毀人
稱其孝宋咸淳初翺試進士不第慨然求諸古以文章
名家元兵取宋相文天祥止走江上逾海至閩徽州
郡大舉勤王之師翺傾家貲率鄉兵數百人赴難遂叅
軍事天祥轉戰閩廣至潮陽被執翺匿民間流離久之
間行抵勾越勾越多閩閩故大族而王監簿諸人方延
致遊士日以賦詠相娛樂翺時出所長諸公見者皆自
以為不及不知其天祥客也然終不自明且念久不
去人將虞我矣乃去而之越之南鄙依浦陽江方鳳時
永康吳思齊亦依鳳居三人無變志又皆高年遂俱客

舊隱白雲村建炎四年江端友呂居仁朱翌諸賢為文
祭臨水之神避地于此翺曰死必葬之作許劬錄疾革
語其妻劉氏我死必以骨必歸吳思齊方鳳葬我許劬
之地二人果聞訃至方燾方幼學馮桂芳翁登翁衡
奉骨葬如志夫以死生託人不爽皦日信矣哉其徒吳
賁買田月泉精舍祠曰晞髮處士歲時奉蒸嘗云
贊曰唐宰相董晉為汴州辟韓愈從事愈激知己稱隴
西公而不姓晉死從裴度乃不引愈用愈作予田橫文
以著其哀若翺者夫亦橫之客也與

謝翺傳

胡翰

謝翺字舉羽建寧人也家故羸於財父鑰居喪哀毀人
稱其孝宋咸淳初翺試進士不第慨然求諸古以文章
名家元兵取宋相文天祥亡走江上逾海至閩徽州
郡大舉勤王之師翺傾家貲率鄉兵數百人赴難遂叅
軍事天祥轉戰閩廣至潮陽被執翺匿民間流離久之
間行抵勾越勾越多閩閩故大族而王監簿諸人方延
致遊士日以賦詠相娛樂翺時出所長諸公見者皆自
以為不及不知其為天祥客也然終不自明且念久不
去人將虞我矣乃去而之越之南鄙依浦陽江方鳳時
永康吳思齊亦依鳳居三人無變志又皆高年遂俱客

吳氏里中得其餘日以自適一不問當世事翺嘗上會稽循山左右窺祐思諸陵西走吳會東入鄞過蛟門臨大海所至獻教流涕晚愛睦州山水浮七里瀨登巖光釣臺北向舉酒以竹如意擊石歌曰魂歸來兮何極魂去兮關水黑化為朱鳥兮有嚼為食歌已失聲哭人莫詰其誰何唯鳳與思齊深悲之初江端友呂居仁朱翌辟地白雲源：故方子所居在鉤臺之南翺率其徒遊焉願即此為葬地作許劌錄及翺居錢塘病革語其妻劉曰我死必以骨歸方鳳葬我許劌之地鳳聞訃訖如其言鳳字韶卿繇太學生授容州教授治毛氏詩陳宜

中當國禮下之命其二子大登小登受業焉同鄉黃潛柳貫皆出其門好獎拔士有一善未嘗不與之進思齊字子善其學本之祖陳亮用蔭補官攝嘉興丞數以書于宋臣用事者言賈似道母喪不宜賜鹵簿責文及翁顧忌爭不力猶不爭耳又言御史俞浙以論謝堂去職宰相附貴戚塞言路如朝廷何思齊雖有寒疾耳聾遇事不以勢移不以貧屈自號全歸子云媽仲子曰翰少客浦陽望仙華寶掌諸山從縉紳學者問翺時事未嘗不喟然為之太息於是訪其論著之文翺有晞髮集鳳有巖南集思齊有全歸集三家者惟翺

集備焉其辭隱其指微大要類其行事是時元新有天
下士大夫於宋事多諱言之鄞江任士林稱翹善哭如
唐衢豈其情哉豈其情哉

宋演謝翹傳云

謝翹傳

宋濂

謝翹字阜羽福之長溪人後徙建之浦城父鑰性至孝
君母喪哀毀廬墓終身不仕通春秋著春秋衍義左氏
辨證傳于時翹世其學試進士不中落魄潭泉二州倜
儻有大節會丞相文天祥開府延平長揖軍門署諮事
叅軍聲重梁楚間已復別去及宋亡天祥被執以死翹
悲不能禁隻影行浙水東逢山川池榭雲嵐草木與所
別處及其時號相類則徘徊頽勝失聲哭巖有子陵臺
孤絕千丈時天涼風急翹挾酒以登設天祥主荒亭隅
再拜跪伏醢畢號而慟者三復再拜起悲思不可遏乃

三傳互異
當以此篇
世述朝往
暮歸為定

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極莫來
兮関水黑化為朱鳥兮有味為食歌闕竹石俱碎聞者
為傷之然其志汗漫超越浩不可禦視世間事無足當
其意者獨嗜佳山水廬山鼎湖蛟門候濤沃州天姥野
霞碧鷄四明金華洞天樓奇扶秘所至即造游錄持以
誇人若載七寶歸者游倦輒憇浦陽江源及睦之白雲
邨尋隱者方鳳吳思齊晝夜吟詩不自休其詩直遡盛
唐而上不作近代語卓卓有風人之餘文尤斬拔峭勁
雷電恍惚出入風雨中當其執筆時瞑目遐思身與天
地俱忘每語人曰用人不分鬼神將通之其苦索多類

此婺睦人士翕然從其學前至元甲午去家武林西湖
上前代遺老尚多存者咸自詫見翱晚明年乙未以肺
疾作而死年四十七瀕死屬其妻刘氏曰吾去鄉千里
交游惟方韶卿吳子善最親不翅兄弟慎收吾文及吾
骨授之韶卿即鳳子善即思齊已而鳳寺果至與方幼
學方燾馮桂芳翁登之弟衡塋翱子陵臺南以文彙
伐石表之曰粵謝翱墓初翱以朋友道喪盡吳越無掛
劍者思合同志氏名作許劔錄勒諸石未就復為建許
劍亭於墓右從翱志也翱無子其徒吳貴祜之月泉書
院云翱好脩花獨刻厲憤激直欲起古人從之游不

論於流俗。意所不顧。萬夫莫回也。每慕屈平托興遠游。自號髡髮子。遺談勝國事。輒悲鳴。煩促涕泗。潸然下。士有苟合而氣志得者。憎聞朝。自若也。所著手抄詩八卷。雜文二十卷。唐補傳一卷。南史補帝紀贊一卷。楚傳。芳草圖譜一卷。宋饒歌鼓吹曲各一卷。睦州山水人物古跡記一卷。浦陽先民傳一卷。天地間集五卷。東坡夜雨句圖一卷。浙東西游錄九卷。餘倣秦楚之際月表。獨行傳及左氏傳續辨歷代詩譜。皆未完。所選唐韋柳諸家書及東都五体詩不在集中。贊曰。朝一布衣爾。未嘗有爵位于朝。徒以被天祥之

知麻衣繩屨。章皇山澤間。若無所容其身。使其都重祿。受社稷民人之寄。其能死守封疆。決矣。朝不負天祥。肯負國哉。朝蓋天下之士也。昔田橫不降漢。拔劍自剄。客之從死者五百人。若朝之志。其有類橫之客者。非邪。吾聞諸任先生云。

黃宗義而志

黃宗義

崇禎戊子。身居言。山臺慟哭記。其中多忌諱隱語。信筆註釋。猶未見張孟兼註也。已而見之。所云甲乙若丙之。今都無確據。因為辨證。豈知是後七年。而所遇之境。地一如皋羽乎。則此註不可不謂之識。

論於流俗。意所不顧。萬夫莫回也。每慕屈平托興遠游。自號髡髮子。遺談勝國事。輒悲鳴。煩位涕泗。潛然下。士有苟合而氣志得者。憎聞翱。自若也。所著手抄詩八卷。雜文二十卷。唐補傳一卷。南史補帝紀贊一卷。楚詞。芳草圖譜一卷。宋饒歌鼓吹曲各一卷。睦州山水人物古跡記一卷。浦陽先民傳一卷。天地间集五卷。東坡夜雨句圖一卷。浙東西游錄九卷。餘倣秦楚之際。月表。獨行傳。及左氏傳。續辨歷代詩譜。皆未完。所選唐韋柳諸家書。及東都五体詩。不在集中。

贊曰。翱一布衣爾。未嘗有爵位于朝。徒以被天祥之知。麻衣繩屨。章皇山澤間。若無所容。其身使其都重祿。受社稷民人之寄。其能死守封疆。決矣。翱不負天祥。肯負國哉。翱蓋天下之士也。昔田橫不降漢。拔劍自剄。客之從死者五百人。若翱之志。其有類橫之客者。非邪。吾聞諸任先生云。

西臺慟哭記註

黃宗義

崇禎戊寅歲。讀西臺慟哭記。其中多忌諱隱語。信筆註釋。猶未見張孟兼註也。已而見之。所云甲乙若丙之。本都無確據。因為辨證。豈知是後七年。而所遇之境地。一如皋羽乎。則此註不可不謂之識。

也

始故人唐宰相魯公開府南服。余以布衣從戎。

加鳳云。丞相信公開府。先生杖策詣公署。諮事參軍。其畧見西臺。慟哭記。其稱唐宰相者。託言前朝。稱魯公者。周文公封魯。故言文公為魯公也。景炎元年丙子七月。公以樞密使司都督諸路軍馬。至南劍。十一月入汀州。取謂開府南服也。是歲。臯父年二十八。張丁曰。稱唐魯公而不姓者。猶韓愈稱董晉為隴西公之類。徐贄民曰。先子手鈔謝臯羽詩文一編。其慟哭記。稱宰相信公。不稱故人唐宰相魯公。

明年別公潭水湄

景炎二年正月。公移屯漳州龍巖縣。三月至梅州。臯父別公在是歲之春。

後明年。公以事過張睢陽及顏杲卿所嘗往來處。悲歌慷慨。卒不負其言而從之遊。今其詩具在。可考也。

祥興元年己卯。臯父別公後二年也。公已被執。九月北行。有吊顏杲卿詩云。常山義旗奮。范陽哽喉咽。胡雖一狼狽。六飛入西川。哥舒降且拜。公舌膏戈鋌。人世誰不死。公歿千萬年。睢陽詩云。起師爰玄元。義氣震天地。百戰奮雄姿。嚮妾士揮淚。睢陽水東流。雙廟

垂百世當時令狐潮乃為賊遊說公被執而為以事者忌諱之語危素曰過張睢陽所嘗往來處此蓋題信之永豐睢陽廟非嘗所往來處也義按鉛山縣南二十里有睢陽廟蓋當時名永豐也危意以公所過者在此然記言別公後明年則是執後之過非平日之過明矣其詩在指南後錄發建康以後又豈永豐之廟哉危為以事二字所誤余恨死無以藉手見公而獨記別時語每一動念即于夢中尋之或山水池榭榭雲嵐草木與所別之處及其時適相類則徘徊顧盼盼悲不敢泣又後三年過姑蘇姑蘇

公初開府舊治也

德祐乙亥九月公除浙西江東制置使兼江西安撫大使知平江府事

望夫差之臺而始哭公焉

是歲癸未臯父年三十五公自壬午十二月初九日有柴市之變故每過諱日臯父必集同志於名臺野祭其下越臺西臺皆是也張丁以為是歲在乙酉不知何據其後越臺之哭丁亦云丙戌則是後一年矣記言後四年丁說非也又後四年而哭之于越臺

是歲丙戌有別唐王潛冬青樹引臯父年三十八林
齋山酬臯父見寄詩云行々古臺上仰天哭聆思餘
哀散林木此意誰能知夜夢繞勾越落日冬青枝
又後五年及今而哭於子陵之臺

是歲臯父年四十二

先是一日與友人甲乙若丙

諱其名故稱甲乙甲為吳思齊字子善流寓梧廬故
下文云別甲於江宋濂子善傳云思齊與方鳳謝翱
無月不遊輒連日夜或酒酣氣鬱時每扶携望天
末慟哭至失聲而後返乙為嚴侶字君友奉祖祠家

在江岸故下文云登岸宿乙家楊維禎節高先生墓
誌云宋相文山氏客謝翱奇士也雪夜與之登面臺
絕頂祭酒慟哭以鉄如意擊石漫作楚客歌聲振林
木人莫能測其意也丙為馮桂芳下文云與丙獨歸
馮城日鄧康註撰曾大父處士桂芳墓誌有云閩人
謝翱奇士也嘗與處士雪夜放舟登子陵面臺擊石
作楚歌聲振林木意悲憤人莫識張丁曰甲乙若
丙者意為吳思齊馮桂芳翁衡也今雖不知其然唯
三人同登時詩可考見也按此既無實證吳寓桐廬
縣馮翁皆睦人無有江干住者記言登岸宿乙家何

也。丁又曰：別甲別思齊也。與丙歸者，桂芳也。桂芳，衡同家于睦，歲云暮矣，不應一歸一不歸也。衡為臯父之門人，以乙為衡，則序門人于老友之上矣。故知乙為廡侶，非僅墓誌可證也。

約越宿而集，午雨未止。

十二月初九日，文公之諱也。

買榜江渚，登岸謁子陵祠。憇祠旁，僧舍毀垣，枯菴如入墟墓。

祠在臺下。

還與榜人治茶具，湏臾雨止，登西臺。

富春山在桐廬縣西三十五里，有東西二臺，各高數百丈，以子陵故名釣臺。

設主於荒亭隅，再拜跪伏，祝畢，號而慟者三，復再拜起。又念余弱冠時，往來必謁拜祠下，其始至也，侍先君焉。始至時，臯父年十七。

今余且老，江山人物，睽焉若失。漫東望泣拜不已，有雲從南來，滄浥浮鬱，氣薄林木，若相助以悲者。乃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極；暮來歸兮，閔水黑。化為朱鳥兮，有味焉食。

杜子美夢李白詩：魂來楓林青，魂返閔塞黑。白生故

魂來則青魂返則黑文公已死故魂來則黑此其異也三統上元至是歲辛卯積年十四萬四千五百二十一歲在星紀相對南方為鶉首故雲從南來化朱鳥而有味也方韶卿過臯父墓詩朱鳥食何向記此事也

歌園竹石俱碎於是相向感喟漫登東臺撫蒼石還憇于榜中榜人始驚余哭云適有邏舟之過也盍諸移遂移榜中流

徐贇民曰先子鈔本無榜人始驚以下至移榜中流數語

本酒相屬各為詩以寄所思

臯父詩云殘年哭知己白日下荒臺淚落吳江水隨潮到海迴故衣猶染碧后土不憐才未老山中客唯應賦八哀又云總戎臨百粵花鳥瘴江村落日失滄葉寒風上薊門兩青餘化血林黑見歸魂欲哭山陽笛隣人亦不存子善有擬古詩云平原一遺老九重未知名臨危勸頸節相視膽為驚折陔猶奉手籲天罔無成九隕期報國千古猶光晶亦有布衣人烈死彌貞回風惜往日輝映豈獨清滔天肉食輩泚頽徒吞聲我聞同志士野祭激高情配享遺斯人憂心每

如醒醒

薄暮雪作風凜不可留登岸宿乙家夜復賦詩懷古明日益風雪別甲於江

臯父江上別友詩曰相看仍慟哭欲奉晉諸賢戊近風鳴柝江空雨送虹翔雲侵別色南雪憶歸年擬共鋤青朮無為俗事牽

余與丙獨歸行三十里又越宿乃止

行狀云遊倦輒憇婺睦之江源月泉故與馮桂芳歸睦

其後甲以書及別詩來言是日風帆怒駛逾久而後濟既

濟疑有神陰相以著茲遊之偉

予善入桐廬故江行

余曰嗚呼阮步兵死空山無哭聲且千年矣若神之助固不可知然茲遊亦良偉其為文詞因以達意亦誠可悲已余嘗欲做太史公著李漢月表如秦楚之際今人不有知余心後之人必有知余者于此宜得書故記之以附李漢事後

太史公作秦楚之際月表一時戰爭諸國興廢倏忽不可以年故表之以月宋亡之時義師迭起皆不能久故臯父欲著月表以詳獨行全節之事不曰李宋

而曰季漢者亦猶唐宰相之託于前代也
時先君登臺後二十六年也先君某字某

諱鑰

登臺之歲在乙丑云

咸淳元年

黃宗義冬青引注云余

余曾討諫臯取西臺慟哭託以未得見張孟兼註
為恨曹叔則出其註示之則頗疏誕余之註若未
可驟廢也其註冬青引亦然水閣兩餘因憶舊聞
為之重註非欲以益前人也余與孟兼所遇之時

不同孟兼之去臯羽遠而余之去臯羽近臯羽之
言余固易知也

冬青樹南山陞

蘭亭山在越城之南有天章寺即冬青所識之地張
孟兼云遺骸瘞蘭亭山後種冬青樹為識鄭元祐云
林齊山得高孝兩朝骨為函貯之歸葬于東嘉按
齊山詩水到蘭亭轉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則已明
言葬蘭亭矣元祐既載其詩乃不援惟其義何其粗
也

九日靈禽居上枝

而曰季漢者亦猶唐宰相之託于前代也
時先君登臺後二十六年也先君某字某

諱鑰

登臺之歲在乙丑云

咸淳元年

冬青引註

黃宗義

余曾註謝臯羽西臺慟哭記以未得見張孟兼註
為恨曹叔則出其註示之則頗疏誕余之註若未
可驟廢也其註冬青引亦然水閣兩餘因憶舊聞
為之重註非欲以益前人也余與孟兼所遇之時

不同孟兼之去臯羽遠而余之去臯羽近臯羽之
言余固易知也

冬青樹南山陞

蘭亭山在越城之南有天章寺即冬青所識之地張
孟兼云遺骸瘞蘭亭山後種冬青樹為識鄭元祐云
林齊山得高孝兩朝骨為函貯之歸葬于東嘉按
齊山詩水到蘭亭轉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則已明
言葬蘭亭矣元祐既載其詩乃不援惟其義何其粗
也

九日靈禽居上枝

冬青之上。有鳥來巢。以記異也。知者唐王潛詩。遙
翠益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其記事同也。謂之鳳
謂之靈禽。不敢以凡鳥斥言之。九日者。臯羽迺越臺
而哭之。時也。
知君種年星在尾。

尾在析水之次。謂癸年是戊寅也。發陵之年。羅靈鄉
云。戊寅十二月十二日。孟憲亦同之。而貝瓊穆陵行
以為至元二十一年。周密以為二十二年八月。則是
甲申乙酉也。陶九成謂元下江南。丙子至乙酉立國
十載。法制已明。安得有發陵事。雖辨之非乙酉。然無
確據。何不以此詩為證也。况臯羽作此在丙戌。若是
乙酉。則相去不及一年。其事方新。不知此為追憶之
詞矣。

根到九泉護龍髓。

龍髓即六陵之骨也。王修行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
為號。高孝兩陵。則齊山所收。餘四陵。王潛與諸人分
任之。章祖程曰。餘骸棄草莽中。齊山以草囊拾取。又
聞理宗顱骨為北軍投湖水中。購之漁者而得之。盛
以二函。則是齊山所云。雙匣猶傳三國經者。一匣為
諸陵棄骨。一匣為理宗之顱。與鄭元祐云高孝兩朝

骨者相背觀後穆陵之駭得自北平則祖程之說為
謬

恒星晝隕夜不見七度山南與鬼戰

此言收骨之艱難也恒星晝隕言發陵在晝夜不見
者諸人夜往覓骨不能即得七度鬼戰者凡經七夜
或七歷險事也

願君此心無所移以樹終有開花時

開花時猶鄭思肖望陳宜中從占城至也

山南金粟見離

蘭亭山後葬處其地多桂知者齊山詩有金粟堆前

松柏裏謂明皇泰陵在金粟山也故即以金粟堆為

陵寢之名

白衣人拜地下起靈禽啄粟枝上飛

此臯羽自叙與王潛同拜陵下之景拜起而靈禽飛

也宋陵收骨事山陰王修竹英孫所為而唐王潛林

齊山為之光後蓋修竹富而好客王潛齊山皆在其

門張孟兼所謂享諸少年造六石函皆修竹事也鄭

元祐所謂竹羅為丐者章祖程所謂草囊采藥則

王潛齊山事也其後知王潛者以其事實之王潛知

齊山者以其事實之齊山因時忌諱故私記有異同

耳。若原其本末，則修竹在霽山，玉潛之上，其時全事不止二人。霽山集中有鄭朴翁，而楊維禎云：楊璉真伽陵事，翺有陰移冥轉之功，則臯羽亦在其中也。

劉執跋西臺慟哭記後云

跋西臺慟哭記後

劉 崧

方文丞相海上被執時，吾郡有王昂翁者，丞相同舍生也。郎為文生丞相復手書數十通，遣人揭之通衢館舍，以俟丞相過而見之，以自決。及聞死燕市也，則又為酌一文一通為位，北望哭而祭之。若幸丞相之得死者，夫丞相之所以自處，固有不待于人言，而仁人用心若昂翁者，亦何厚哉！後有張毅翁者，丞相門下客也。始與十義士者從丞相赴燕，及丞相死，翁以百金贖丞相首骨，徒步七千里負而完葬焉。一日過梅溪，曾氏與劉惟吉、顏省身及先祖寔存府君四人者，是夕會於見山堂。在梅溪上，距丞相宅一舍許，曾為丞相外家，而堂名見山者，寓思丞相也是

父舉酒三酌醉翁自賦模魚子一闕三人同聲和之有千年華表
會有鶴歸來之句每歌一再輒聲淚俱下至嗚咽不自勝則相與
掩袂罷去其詞至今可考惜新傳未及載而世亦鮮有知之者
今觀張孟兼所注釋謝臯羽西臺慟哭記及冬青樹引然後知
與禹翁之生死祭文殺翁之模魚子蓋彼此同一情而先後同
一聲也因記所聞二事於先祖者附于卷末使知當時忠義之
士最多其感激憤惋于荒閒寂寞之濱者不直臯羽一人而已
也

唐珏傳

羅有淵

沈澹

唐君名珏字玉潜會稽山陰人家貧聚徒授經營

以養其母歲戊寅有總江南浮屠者揚璉真珏怙恩橫

肆執勢燄燥人窮驕極淫不可具狀十二月十有二日帥徒

役損蕭山發趙氏諸陵寢至斷殘支体攫珠襦玉柙焚

其骸棄骨草莽間唐時年三十二歲聞之痛憤亟貸家

具得白金百星許執券行貸得白金又百星許乃具酒

醪市羊豕邀里中少年若干輩狎坐轟飲酒且酣少年

起請曰君儒者若是將何為焉唐慘然具以告願收遺

骨共瘞之衆謝曰諾中一少年曰發丘中郎將耽之餓

虎事露柰何。唐曰：余固壽矣。今四郊多暴骨，取竄以塲。誰復知之？乃斲木為匱，覆黃絹為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遣之絕地以藏。為文而告。詰旦事訖，來集。出白金羨餘酬戒，勿泄。越七日，德浮屠下令，哀陵骨，雜置牛馬枯骸中，築一塔壓之，名曰鎮南。杭民悲戚，不忍仰視。了不知陵骨之猶存也。明年己卯，後上元兩日，唐出觀燈，憇坐殯息庵。若將絕者良久，始蘇。曰：吾見黃衣吏持文書來告曰：王曰：君導我往觀。爾魏我宮宇，靚麗殆非人間。有一冕旒坐殿上，數黃衣貴人，逡巡降揖曰：藉君掩骸，其有以報唐。乃陞謁造王前。王謂曰：汝受命，寡且貧，無妻若子。今忠義動天帝，命賜汝伉儷。子三人，田三頃，拜謝降出。遂覺罔不知其何也。踰時，越有治中表俊齋至，始下車。為子求師，有以唐薦者。一見置賓館。一日，問曰：吾渡江，聞有唐氏瘞宋諸陵骨于堂。其宗耶？左右指君曰：此是矣。表大駭，拱手曰：君此奉豫讓，不能抗也。曳之坐北面，而納拜焉。礼敬特加，情款益篤。叩知家徒四壁，惻然嗟矜。語左右曰：唐先生家甚寒，吾當料理。使有妻有田以給。左右逢迎，爰諏爰度，不數月，二事俱愜。聘婦偶故國之公女，負郭食故國之公田。所費一、自表出，人固竒唐之節，而又竒唐之遇，兩高。

之曰二公真義士義士爾後獲三犬夫子昂立頤凡
夢中神所許稽其數無一不合咄怪事乃如此唐葬
骨後又於宋常朝殿掘冬青樹植於所函土堆上作冬
青行二首曰馬箠同饒形南面欲起語野屬尚屯東何
物敢盜取餘花拾飄蕩白日哀后土六合忽怪事蛻龍
掛茅宇老天鑒區區千載護風雨又曰冬青花不可折
南風吹涼積香雪遙翠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
君不見犬之年羊之月劈歷一聲天地裂最有關唐珣傳

唐珣傳

張孟兼

輟耕錄卷光若亭用字美行註
于存傳之下

少孤能力學以明經教授鄉里

寅浮圖總統楊璉真珈利宗殯

心發之珣獨懷痛忿乃貨家具

良陰召諸惡少享於家衆皆驚

駭前請曰平日且不敢見今召我飲又過禮不審何

為雖死不避珣因泣數行下謂之曰爾輩皆宗人吾不

忍陵寢之暴露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上字為號自思陵

以下欲隨號收殮之衆皆諾中一人曰此固義事也然

今無有知者恐萬一事露禍不測不得然志奈何珣曰

之曰二公真義士義士爾後獲三丈夫子昂立頌凡
夢中神所許稽其數無一不合咄怪事乃如此唐葬
骨後又於宋常朝殿掘冬青樹植於所函土堆上作冬
青行二首曰馬筭同饒形南面欲起語野麕尚屯束何
物敢盜取餘花拾飄蕩白日哀后土六合忽怪事蛻龍
掛茅宇老天鑿區區千載護風雨又曰冬青花不可折
南風吹涼積香雪遙翠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
君不見犬之年羊之月劈歷一聲天地裂張孟兼有開唐珣傳

唐珣傳

張孟兼

唐珣字玉潛會稽人也少孤能力學以明經教授鄉里
子弟而養其母至元戊寅浮圖總統楊璉真珈利宗殯
宮金玉故為妖言惑主聽發之珣獨懷痛忿乃貨家具
行賈得白金若干為酒食陰召諸惡少享於家眾皆驚
駭前請曰平日且不敢見今召我飲又過禮不審德何
為雖死不避珣因泣數行下謂之曰爾輩皆宗人吾不
忍陵寢之暴露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之字為號自思陵
以下欲隨號收殮之眾皆諾中一人曰此固義事也然
今無有知者恐萬一事露禍不測不得終志奈何珣曰

吾已籌之矣。要當易以他骨。衆如珏言。夜往收貯遺骸。瘞蘭亭上山。後上種冬青樹。為識。約明日復來。會出金帛。為人人壽。戒勿泄也。璉又易宋內為諸浮圖。乃哀陵骨。雜馬牛枯骸。築白塔。號曰鎮南。以為陵骨良已。鎮而不知真之他存也。亡何汴人袁俊為越。治中招珏為子師。問曰。吾聞越有唐姓。瘞宋諸陵骨。豈君邪。坐有珏珥者。俊大竒之。手加額曰。先生義士哉。豫讓不及也。竊聞高義之日久矣。不意得與先生處。因訊珏以故。甚貧。後亟為買田宅居之。先是珏臥疾。一夕夢吏持文來召。曰。帝召君。速之行。至見宮闕遠麗。一人冕旒中坐。旁一

人延上殿。又數黃衣進揖。珏曰。賴收遺骸。無以報。俄曰。第報良田二頃。有妻孥以養。乃復揖。及闕。翻然而北。覺莫省。謂何已。而會俊料理事。如夢中。始悟有徵矣。有謝翹者。文丞相客也。與珏友善。嘗感珏事。為作冬青樹隱語。甚悽苦。時讀者莫不灑泣。翹字臯羽。閩人。亦竒士云。傳者曰。余讀晉世家。知趙氏有後矣。非程嬰公孫杵臼。莫存其孤。今十七廟不食。而有暴骨之難。獨珏能葬之。甚義乎哉。嗚呼。珏一布衣爾。其義視程公孫何媿哉。千載而下。有國士風。焉者。非珏誰歟。

林德陽

鄭元祐

宋太學生林德陽字景曦號齊山定太學山當揚提統發掘諸陵

寢時林故為杭丐者背竹籬手持竹夾遇物即以夾投

籬中又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間取賄西番僧曰

不敢望收其骨得高家孝家斯足矣番僧左右之果

得高孝兩朝骨為函貯之歸葬於東嘉其詩有夢中

作一十首其一絕曰一處未築珠宮土雙匣親傳國

徑只有東風知此意年杜字哭冬青又曰空山急雨

洗岩花金粟堆寒起莫鴉水到蘭亭更鳴哽不知真怙

落誰家又曰喬山弓劍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開猶記

去。年。寒。食。日。天。家。一。騎。捧。香。來。餘。七。首。六悽。怨。則。忘。之。矣。
葬。後。林。於。宋。常。朝。殿。掘。冬。青。一。株。置。於。新。函。土。堆。上。又
有。冬。青。花。一。首。曰。冬。青。花。冬。青。花。時。一。日。腸。九。折。隔。
江。風。雨。清。影。空。五。月。深。山。落。微。雪。石。根。雲。氣。龍。所。藏。尋
常。蝼。螻。不。敢。穴。移。來。此。種。非。人。間。曾。識。萬。年。觴。底。月。蜀
魂。飛。繞。百。鳥。臣。夜。半。一。聲。山。竹。裂。又。一。首。有。曰。君。不。記
羊。之。年。馬。之。月。劈。歷。一。聲。山。石。裂。

永嘉林霽山詩序

何夢桂

永嘉舊同舍郎霽山林德陽不遠數百里寄詩冊屬嚴
陵潛齋何某商略近詩三復唱難竊於詩之變而有感
焉方庠序羣居高談濶論不過頌猗那歌清廟誦魚鹿
天保鳧鷖既醉之什變風變雅不忍言之矣况復齒及
魏晉梁陳以下窮苦愁怨等語如細夫婁人羈旅寡婦
之為者相望十年間而士大夫聲詩率一變而為窮苦
愁怨之語而吾霽山詩亦若此世喪文雅文喪世耶古
今以杜少陵詩為詩史至其長篇短章橫鶩逸出者多
在流離奔走失意中得之霽山詩僅見三十篇其辭意

皆婉婉悽惻使人讀之。如~~漢~~代遺黎及見渭南銅盤長
安金爵。有不動其心者哉。夜半登舟。有力者負之以去。
飛鴻印雪。爪距儼然。吾是以重有感於霽山之詩也。吾
是以重有感於詩之變也。

夢桂字巖叟。號潛齋。中淳熙一甲第三名。仕至大理
寺太卿。知時事不可為。遂引去。至元初。御史~~大~~海
薦之朝。授江西儒學提舉。以疾辭。後累徵不起。所與
游者。蛟峰方公止齋陳公著書自娛。有易行中庸說
致用書若干卷

書林唐二義士傳後

萬斯同

或問殯宮改葬之事。或歸之玉潛。或歸之霽山。將何從。
答曰。余考霽山文集。言館會稽。王修竹家二十載。其與
玉潛訓答詩甚多。而玉潛亦修竹之客。則必諸人協謀
為之。非一人事也。再考紹興府志。孝宗永阜陵在高宗
永思陵西。則二陵必相近。光宗永崇陵。但言葬會稽。而
不言其處。則去二陵必稍遠。至寧宗永茂陵。特遷天章
寺為之。則必高孝二陵旁。無地可葬。故至于毀寺。其去
二陵必更遠。若理宗之永穆。度宗之永紹。又遠于永茂。
可知矣。外更有徽宗之永祐。及孟昶即夏李韓六后陵。

孟氏哲宗后邢氏高宗后郭氏夏氏
並孝宗后李氏光宗后韓氏寧宗后
俱不遷附其地之
遠廊可知寧若卿大夫之塚墓可以尋丈計哉當諸陵
之遍發也欲盡收其遺骸瘞之豈一人之力所能及此
二人必分道任之故霽山但拾高孝二陵而王潛則盡
拾諸陵不然諸帝皆吾故君也霽山何不忍于高孝而
忍于諸帝乎今觀王潛詩有遙、翠蓋萬年枝上有鳳
巢下龍穴句霽山詩有移來此種非人間曾識萬年觴
底月句皆咏冬青而霽山之冬青行正次王潛之韵則
兩人之協謀益無可疑乃李彭山之辨端歸其事于王
潛而撰温州府志者謂霽山與鄭樵翁為之史稱王潛
者誤要皆私其鄉人之詞非公論也况埋骨之事原不
載于史乎夫發陵之事確在戊寅年羅雲溪所載是也
乃王潛詩謂犬之年羊之月則是甲戌六月霽山詩謂
羊之年馬之月則是癸未五月孔希普述霽山詩又謂
丙之年子之月則是丙子十一月夫元人之入臨安在
德祐二年丙子正月若甲戌乃度宗咸淳十年元軍猶
未渡江也王潛之詩為失實癸未乃世祖至元二十年
距崖山之覆已閱五年與雲溪所載不合霽山之詩亦
失實丙子正元人入臨安之歲為至元十三年明年二
月始遣楊髡為總統安得丙子有發陵之事則孔氏之

言亦失實。今以謝臯羽冬青引知君種年星在尾考之
其為戊寅無疑。戊寅則至元十五年也。二公身為之事
而所志有失實者。或時有所忌。故紊其詞。使人疑其偽
爾。閱者但取其事而不拘其歲月。即詞有同異。何_害哉。

吳思齊傳

宋

吳思齊字子善。處之麗水人。祖深。有奇不。永康陳亮以子妻之。
遂來家。永康父遂。武學博士。官至朝散郎。知廣德軍。思齊少穎
悟。倣遂為古文。即可誦。季父國子監丞天澤器之。悉授以所學。
遂用辭章家。知名。尋由任子入官。監臨安府新城。稅鎖廳。試漕
司。中舉。上禮部。不利。後從常調。為嘉興縣丞。會令以言去。攝縣
事。縣獄多留繫。思齊坐獄戶。讞問。凡株連疑罪。悉簡出之。免刑。
多平反。事有檢覆得寔。郡首吏持之。上下承望。不敢動。聞部
使者_以之。郡有盜殺其_于。貨獄蔓延不決。下思齊議。思齊曰。盜
攘盜貨。與民殊科。獄久不斷者。由吏教囚以贓累民。爾若正其

殺人罪置寄贓不問則得矣慮囚者如其言民有育人之子者恒出入父母家一旦忽不知所往其父訟求之思齊召父母至庭一訊而情無隱卒白其事提點刑獄洪起畏碎思齊類曰吏或謂如此通籍可立致思齊曰歛怨以干祿非策之上也辭尋監戶部犒賞酒庫起畏時守鎮江復檄入幕府起畏議築城思齊諫曰京口以長江為天塹城之為何郎城徒厲民耳其役遂輟賈似道喪母上將以太常鹵簿臨其喪禮部侍郎文及翁欲上疏言惧禍且中止思齊曰叱嗟而母婢也公不可默也未幾遷饒州節制司準備差遣監察御史俞沂以論謝堂出為太府少卿留夢炎當國言堂有勲籍浙劾之過思齊曰公宅百揆畏勢家

而屈臺論天下其謂何似道丞相堂貴戚力能生殺人思齊小官中其諱惡不虞宣泄人為危之而思齊弗顧也俄不願仕請監南嶽廟流寓桐廬婦翁方登嘗知饒州以思齊賢每謀以自近思齊不樂依婦勢避去性好施與兄弟孤女無歸者嫁之此隣免女欲殺者食之死無以歛手足者棺之宦游十年田無半畝之增後值宋改物家益艱虞至無儻石之儲有勸之仕者輒謝曰譬犹處子業已嫁矣雖凍餓者不能更二夫也中遇寒疾耳失聽交游苦其聾語未畢馳去獨整方鳳粵謝翱睦方壽劇談每至夜指畫手書傍觀咄咄而略無倦意先墓在麗水不能數歸省歲時必遙隕涕因自號全婦誓不失身以病父母也思齊天

性直慤，雖行人所難，坦然不見嗟異。心知有是非，不知有毀譽。禍福學者尊其行，爭師之方鳳評思齊之為人，如徐積、陳師道。君子不以為過大德。辛丑年六十四，手編聖賢順正考終之事。曰俟命錄錄成賦詩別諸友，遂卒。臨卒，神明湛然，無怛化意。所著書有左氏傳、闕疑、擬周公瑾平荊州碑、魏司馬孚贊、跋杜詩集、陳亮葉適二家文選，又做真德秀文章正宗、輯宋一代詩文。卷帙多，未就。子三人，翼之、拱之、成之，拱之蚤卒。

贊曰：瀟遊浦陽仙華山，問思齊舊遊處，見其石題名，尚隱隱可辨。故老云：思齊與方鳳謝翱無不遊，遊輒連日夜，或酒酣氣鬱，時每扶携望天末，慟哭至失聲而後返。夫以氣節不群之士，相

遇于殘山剝水間，奈之何而勿悲。若思齊者，其知事君，不以存亡貳其心者歟。士有哀思齊者云：睨碣石，其如卷弓鉅海簸而不移其言信矣哉。宋濂吳是齋傳

方鳳傳

泉
灑

方鳳一名景山字韶父其先出唐玄宗慶士干干曾孫傳字輔
卿始自睦來遷蒲陽仙華山傳生招招生文遇文遇生資字逢
源中嘉祐八年進士第歷官知真州未上卒贈紫金光祿大夫
資生楊遠字遐舉疏雋忼慨以文章震耀一時亦中元祐三年
進士第以吏部侍郎出為河北轉運使有能名上屢降詔寵諭
之歿贈大中大夫楊遠至鳳凡七世鳳有異材嘗出遊杭都盡
交海內知名士將作監丞方洪奇其文以族子任試國子監舉
上禮部不中第主閣門舍人王斌家教其二子大小登斌與丞
相陳宜中為親弟弟鳳因得見宜中三以策告宜中雖不能聽

將奏補為初品官既而宜中走海南事遂寢後以特恩授容州文學未幾宋亡鳳自是無仕志益試為汗漫遊北出金陵京口南過東甌海上類皆悼天墜不守翠華無從顧盼徘徊老泪如霰一日復遊杭有人自海上來見鳳伏地泣起相抱持鳳問故則曰予大登也自從陳丞相乞師南海不得還遂為暹國臣暹蓋古者文車盤越屬國泛大海至泉南始達岸今為其奉使上國重過丞相故府無一人一馬可識不意復得見先生也言訖又泣鳳亦泣因欲與俱行人勸止之鳳善詩通毛鄭二家言晚遂一發於咏歌音調悽涼深於古今之感臨歿猶屬其子櫛題其旌曰容州亦不忘也宋季文藝鳳頗厭之嘗謂學者曰文章

必真寔中正亦可傳他則腐爛漫當與東華塵土俱盡已而言果驗性不喜佛老讀唐傅奕傳壯其為人自撫後與關異教者

數十事以擬高識篇題之曰正人心書尚未完他所著詩三千餘篇曰存雅堂稿櫛字壽父亦精於詩無愧其父鳳云

贊曰世言杜甫一節不忘君今考其詩信然鳳雖至老但語及勝國事必仰視霄漢悽然泣下故其詩亦危苦悲傷其始有得於甫者非耶鳳嘗與閩人謝翱括人吳思齊為友思齊則陳亮外曾孫翱則天祥客也皆工於詩皆客浦陽浦陽之詩為之一變思齊以父任入官為嘉興丞宋亡蘇衣絕履退隱深山中翱雖布衣尤忠憤鬱鬱或披髮佯狂行嘯於野或登釣臺慟哭以

酌天祥酌已復作楚歌以招其魂皆可謂氣節不群之士而獨
與鳳善豈易所謂同聲相應者耶宋濂方風傳

嚴侶墓志

楊維禎

楊氏墓誌其墓曰

先生諱侶字君友姓嚴氏子陵三十五世孫也嚴奉莊

姓以漢明帝諱易之子陵以高名著史河耕富春山釣桐

江水年八十終娶梅氏西京壽春尉福女生茂生隆

生卓由是而降踰唐歷宋衍為四家甲家傳格為先

生曾王大父潤王大父自中考也俱不仕先生而有

奇氣讀書不為覓奉計從李鄉先生漢英賈公賈公得

於復齋趙公趙公得于潛室陳公陳公親受于晦菴朱

子以其淵源也貴官至釣臺必訪先生勸之仕則曰漢

雲臺諸將仕非不赫今子孫無聞吾鼻祖去之一千

三百有餘年。而高風遠韻。與富山桐水相為峙流。士矣
必以仕而貴哉。某不敏。願為嚴陵賢子孫。足矣。居家教
授生徒。有裹糧自甌。越來者。宋相文山氏客謝翱。奇士
也。雪夜與之登西臺絕頂。祭酒慟哭。以鉄如意擊石。復
作楚客歌。聲振林木。人莫能測其意也。暮年建汝社為會
取晚而有信。翱卒。無子。與社中友買地臺南。葬之。築許
劍亭。憲使盧公摯。高其義。為之書。嘗游錢唐。偕石塘胡
公。山村仇公。過孤山。鼎林處士。岳鄂王墓。卒有動於中
告二人曰。某常時如此。親必不安。亟歸。及門。遽有終天
之別。擗踊氣絕者數四。治喪祭。一用朱子禮。廬墓三年。

不稅。衰經不見。賓客有白燕巢墳木。奉母益虔。母卒。哀
毀成疾。幾不起。每至生日。服墨。懷哀慟。踰地時。所居室
堂。名以高遠。取郡守王泌記釣臺書院語。至順辛未冬
十月。晦。疾革。呼其子淵曰。吾年踰六十。不稱天。奉祖祠
四十年。復土田。教養無忝。吾死何怨乎。疇西田。吾已買
諸官。死必葬。是遂逝。越若干年。至正丁亥。始克葬。賢者
故事。有易名門人黃廷玉。等私謚曰高節。復請諸郡守
祠于祖祠西小室。楊維禎嚴陵傳

鄭思肖

蘇州府志

鄭思肖字憶翁。號所南。連江人。祖咸。卒於枝江。主簿。父震。字叔起。淳祐道學君子。為安定和靖二書院院。有菊山詩集。景

定壬戌。卒于吳。葬長洲縣。

山思肖太學上舍應博學宏詞科。

倚父來吳。寓條坊巷。元兵南下。扣關上太皇太后幼主疏辭。切直忤當路。不報。初名某。宋亡。乃改今名思肖。即思趙。憶翁與所南皆寓意也。素不娶。孑然一身。念之不忘君。形言於詩文中。如道徐子方書塾云。不知今日月。但夢宋山川。題鄭子封寓舍云。此世但除君父外。不曾別受一人恩。寒菊云。寧可枝頭抱香死。不曾吹落北風中。贈人云。天下皆愛吾。觀其不

變惟其不變。迺所以變。其變者物也。不變者道也。又云。古人重立身。今人重養身。立身者。蓋超乎千古之上。與天地周流於不知不識之天也。養身者。惜一粟以活微命。役于萬物。死于萬變者也。何足道哉。過歲時。伏臘。輒野哭。南向拜。人莫測識。為聞北語。必掩耳亟走。人亦知其孤僻。不以為異也。坐卧不北向。扁其室曰本穴世界。以本字之十置下文。則大宋也。精墨蘭。自更祚後。為蘭不畫土根。無所憑藉。或問其故。則云。地為番人奪去。汝不知邪。不欲與。雖迫以勢。權不可得也。天日本中峯禪林之白眉。聞思肖名。欲見未果。偶會於孝子梅應發家。一見各默不語。坐久之。本忽云。所南何不說法。思肖曰。

兩眼對兩眼。無法可說。及別去。本又云。博學老子。思肖即曰。

法和趙孟頫才名重當世。思肖惡其宗室而受元聘。遂與之絕。孟頫數往候之。終不得見。嘆息而去。無何化其所居。得錢則週人之急。田亦捨諸刹。惟餘數畝為衣食資。仍謂佃客。

曰。我死則汝主之。蓋不以家為矣。自是無定跡。吳之名山禪室道宮。無不通歷。多寓城之萬壽覺報二刹。疾亟時。囑其友唐東嶼曰。思肖死矣。頫為書一牌位。當云。大宋不忠不孝。鄭思肖。語訖而絕。年七十八。蓋其意謂不能死國。與無祔也。自贊其像曰。不忠可誅。不孝可斬。可懸此頭于然。荒之表。以為不忠不孝之榜樣。宋社既壞。適意緇黃。自稱三外野人。

嘗著大無工十空經一卷空字去工而加十宋字也寓為大
宋經造語奇澁如庚詞莫可曉自題其後云臣思肖嘔三斗
血方能書此後當有巨眼識之又著釋氏施食心法一卷太
極祭煉一卷謬餘集一卷文集一卷自叙一百二十圖詩一
卷思肖母樓氏宋侍從鑰之族妹為比丘立蘇州府志
尼名普西受業於飲馬橋南寶林尼寺

鄒旡南

閩書

鄭旡南字憶翁一名思肖連江人太學上舍應博學宏
詞科喜畫蘭疎枝簡葉不求工也顧不妄與人邑宰脅
而求之旡南曰頭可斫蘭不可得嘗寫一幅自題其端
云純是君子絕無小人深山之中以天為春其志可見
也元兵南下叩闕上書宋亡遂變名思肖示不忘趙其
曰旡南亦示不復北面他姓也僑居吳下坐必南向歲
時伏臘輒望南野哭再拜返置田數十畝寓之城南報
國寺僧收其歲入以祀祖彌諱必大慟祠下矢不與北
人交接或於坐上南北人語輒即引去嘗有詩云不知

今日月。但夢宋山川。又題寒菊詩。寧可枝頭抱香死。不
曾吹落北風中。吳人好事者為鏤其所謂錦錢集者行
於世。閩書

又

福建通志

鄭旸南字憶翁一名思肖連江人以太學生應博學宏詞
科會元兵南下旸南猶叩闕上書元人爭物色之遂變
名曰思肖隱示不忘趙意也僑居吳下坐必向南時
望臨安舊都野哭若狂終身誓不見朝士有鉄函經藏
蘇州承天寺古井中至明崇禎庚辰始出人異之福建通志

又

輟耕錄

鄭旸南先生思肖福州連江人宋太學上舍應博學宏
詞科剛介有立志會天兵南下叩闕上疏犯新禁衆爭目
之由是遂變今名曰肖曰南義不忘趙北面他姓也隱
居吳下一室蕭然坐必南向歲時伏臘望南野哭而再
拜乃返人莫能識焉誓不與朔客交往或有朋友坐上
見有語音異者便引去人咸知其稍潔亦弗為怪工畫
墨蘭不妄與人邑宰求之不得聞先生有田三十畝因
脅以賦役取先生怒曰頭可破蘭不可畫嘗自寫一馬
長丈餘高可五寸許天真爛熳超出物表題云純是君
子絕無小人深山之中以天為春迺有子芳之書塾云

此但除君父外。不曾別受一人恩。寒菊云。禦寒不藉
水為命。去國自同金。鑄心其忠肝義膽。於此可見。晚年
究竟性命之奈。以壽終。先生悲宋室之亡。作書十卷。名曰心史。中多詆刺蒙古事。小敢
顯行乃為。鐵臣錮之。沉于蘇州。承天寺井中。至明末。崇禎
戊寅歲。僧人浚井。得之。上于巡撫張國維。為錢梓以
行一時傳為異事。未
我而明社之屋矣。
按耕錄書錄按今傳世。其書偽造。非是。亦非也。

孫嵩

孫嵩字元京。婺源人。宋末為太學生。值臨安陷。幼帝蒙
塵。悲憤不自勝。歸隱海寧山中。誓不與世接。為詩歌
淒楚沉痛。以寄其沒世無涯之悲。門人汪炎昶繼其志
亦高蹈不仕。去條按宋史。嵩引新身文。獻之孫嵩傳。自號良以。示其有良山也。

許月卿 江凱 另傳

許月卿字太空。婺源人。淳祐間登第。時徐元杰力攻史
嵩之史陰殺之。月卿率三季諸生。伏闕訟冤。理宗嘉其
忠。後又數上言斥丁賈奸邪。出佐江西漕。宋亡。衰服深
居。三年不言。卒。謝疊山嘗書其門曰。要看今日謝枋德

便是當年許月卿。同邑江凱，字伯幾，月卿愛其才，以女妻之。凱承月卿志，亦隱居不求仕，潛心大道，耽于著述。邑歲貢楮孫，民甚病。凱上書部使者，遂獲免程旬軒稱之曰：欲知隱不為徒隱，須看當時一部書。去錦按字史翼旬軒名龍

附趙汾撰江伯幾行狀云

婺源有江君伯幾者，許公月卿之客也。許君宋名進士，國亡，歸隱婺源山中，製齊衰服之以居。奇江君歸以其女，故江君亦不求仕，而獨與先生遊。江氏所居號雪江，有洞泉林木之勝，日與先生徜徉其間，賦詩飲酒，上下古今，抵掌劇談，以相娛樂。世或比之古者山澤列仙之

倚以為非今之士也。

去錦按字史翼引徽州府志江愷傳愷字伯幾有回書詩論海峽其集序書人稱雪石先生

王炎午

江西通志

王炎午字鼎翁號梅邊安福人為太學生文丞相被執
 迺青原炎午作生祭文自贛至洪於驛途水步山牆壁
 店皆貼之以速丞相死及張千載持丞相齒髮歸炎午
 痛哭復為文祭之炎午奉母孝三十年不懈母沒廬墓
 三年偶宿邑城夢母語曰夜來火吾衣我及面急趨歸
 見母遺像果為跋燭所熱及面而止自是不復出廬日
 飲醴粥而已所著有吾汶稿嘉靖間詔從祀大

忠祠
江西通志

吉安府志

王炎午按福人為大學生丞相起兵赴難炎午往贛書

首

顏明公毀家產、供軍餉、以倡士民助義之心、請購淮卒、
參錯戎行、以訓江廣烏合之衆、以行國難、丞相嘉納、及
丞相兵敗、被執、遁青原、遂作生祭文、自贛至洪、於驛途
水步山墻店壁、皆貼之以速丞相死節、及張千載自燕
持丞相齒髮歸、炎午痛哭、復為文祭之。
王炎午傳云
去編按宋史翼王炎午傳云
別號梅邊庭珪諸孫

附錄王炎午生祭文丞相文

王祭文丞相文

王炎午

嗚呼。大丞相可死矣。華元跟蹤于脊、脫走丞相自叙死
者數矣。誠有不幸、則國事未定、臣節未明、今鞠躬盡瘁、
則諸葛矣。保捍閩廣、則田單即墨矣。倡義勇出、則顏平
原申脊矣。雖奉事無所成、而大節亦無所愧、所欠一
死耳。柰何再執、涉月踰時、就義寂寥、聞者驚惜、豈丞相
尚欲脫去耶。尚欲有所為耶。東南全盛、不能解襄圍、
今以亡國一夫、而欲抗天下、况趙孤蹈海、楚懷入閩、商
非前日之頑、周無未獻之地、南北之勢既合、天人之際
可知、彼有廢春、有具楚亡楚、復皆兩國相當之勢、而兩君

大臣果無恙耳。今事勢無可為，而臣皆為執矣。臣子之於君父，臨大節，決大難，事可為，則屈意忍死以就義，必不幸，則仗大節以明分，故身執而勇於就義，當以果卿張巡為上。李陵降矣，而曰欲有為，且思刎頸以見志，其言誠偽，既不可知，況刑拘勢禁，不及為者，十八九。丞相之不為陵，不待智者而信，奈何慷慨遲回，日久月積，丞相不死，當有死丞相者矣。丞相何所俟乎？以舊主尚在，未忍棄捐也。李昇篡楊行密之業，遂其子孫于廣陵，嚴兵守之，至于孫自為匹耦，然猶得不死。周世宗征淮南，下詔撫安楊氏子孫，昇驚疑，盡殺其族。夫撫安本以

為德，又反為禍。我微一失，可不懼哉。蜀王衍既歸唐莊宗，發三辰之誓，全其宗族，未幾信陵人景進之計，衍族盡誅。我微之倚伏，可不畏哉。夫以趙祖之遇降主，天固巧於報施，然建共暫處，倨坐苟定，舊主正坐危疑，羈臣猶事翫骸，而聲氣所逼，猜疑必生。豈無李昇之疑，或景進之計，則丞相於舊主，不足為情，而反為害矣。炎午，丞相鄉之晚進也，前成均之弟子員，進而父沒，退而國亡，生雖愧陳東報汴之忠，死不效陸機入洛之耻。丞相察其起兵次鄉國時，有少年狂子，持斐牘叫軍門，丞相察其憂憤而進之，憐其親老而退之，非僕也耶。痛惟千載之

事既負於前一得之愚敢默於後進薄昭之素服先元
鼎之挽歌願與丞相商之廬陵非丞相父母邦乎趙太
祖語孟昶母曰勿戚行遣汝歸蜀昶母曰妾太原人願
歸太原不願歸蜀契丹遷過晉出帝及李太后安太妃於
建州太后疾亟謂帝曰我死焚其骨送范陽僧寺無使
我為虜地鬼也安太妃臨卒亦謂帝曰當焚我為灰向
南颺之庶遺魄得返中國也彼婦人彼國后一死一生
尚眷之故鄉不忍親棄仇讐外國況忠臣義士乎人不
七日殺則斃自梅嶺以出縱不得留漢既而從田橫亦
當吐周粟而友孤竹至父母邦而首丘為廬陵盛矣科

目尊矣宰相忠烈合為一傳矣舊主為老死於降即采
亡而趙不絕矣不然或拘囚而不死或秋暑冬寒五日
不汗衣帶噴鼻死溺死畏死排牆死盜賊毒蛇猛虎死
輕死於鴻毛虧一貫於泰山而或遺舊主憂縱不趙
看之君亦將悔伯仁之由我則鑄錯已無鉄啞膾寧
有口乎嗚呼四忠一節待公而六為位其間聞訃則哭

張千載

輟畊錄

張千載字毅父

張毅父先生千載廬陵人而宋丞相文公友也公貴顯

時屢以官辟不就江南既內屬公自廣還過吉州城下
先生來見曰今日丞相赴北某當偕行既至燕寓于公
囚所側近日以美饌餽凡三載始終如一且潛製一櫝
公受刑日即以藏其首復訪求公之室歐陽氏於俘虜
中俾出焚其屍先生收拾骸骨襲以重囊與先生所函
櫝南歸付公家葬之

輟畊錄

接陳仲微二王本末言丞相夫人歐陽氏亦守節
而死丞相為祭文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

夫天上地下惟汝與吾是夫人之死在丞相前乃
宋史丞相傳言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與陶九
成載張毅夫遺事合則死在丞相後無疑不知仲
微遠在外國安所受此言而夫人之死節則賴其
書而傳仲微載空坑之敗夫人歐陽人男佛生
環生女柳娘環娘妾黃氏顏氏俱被執後又言丞相
之死張毅夫負骨殖歸獎母夫人之柩全日至自
廣州人謂忠孝所感與此可互證杭州府志言文
夫人歐陽氏為元將所執將逼而辱之夫人曰吾
有死耳誓不以潔白之軀辱于賊卒我夫不負國
我獨安忍負夫也遂自刎
死夫人之死益不可證

呂徽之

輟畊錄

吾鄉呂徽之先生家仙居萬山中博學能詩文向無不
知者而安貧樂道常逃其名耕漁以自給一日携楮幣
詣富家易穀種值大雪立門下人弗之顧徐至庭前聞
東閣中有人分韻作雪詩一人得滕字苦吟弗就先生
不覺失笑閣中諸貴游子弟輩聞得遣左右詰之先生
初不言眾愈疑親自出見先生露頂短褐布襪草屨輒
侮之詢其見笑之由先生不得已乃曰我意舉滕王賦
蝶事耳眾始歎伏邀先生入座先生曰我如此形狀之
可廁諸君子間請之益堅遂入閣眾以薦簾二字請先

生即援筆書曰。天上九龍施法水。人間二鼠嚙枯藤。鷲
鷲聲。亂功收。蔡蝴蝶飛來妙。過膝復請和。曇字韻詩。又
隨筆寫云。萬里關河凍欲合。渾如天地尚函。橋邊驢
子詩。何惡帳底羔兒酒。正酣竹委長身寒。郭索松埋短
髮老。瞿曇不如乘此擒元濟。一洗江南草木慚。寫訖便
出門。留之不可得。問其姓字。亦不答。皆驚訝曰。嘗聞呂
處士名。欲一見而不能。先生豈其人邪。曰。我農家。安知
呂處士為何如。人惠之穀。怒曰。我豈取不義之財。必易
之刺舡而去。遣人遙尾其後。路甚僻遠。識其所而返。雪
晴。往訪焉。惟草室一間。家徒壁立。忽米桶有人。乃先生

妻也。因天寒。故坐其中。試問徽之先生何在。荅曰。在溪
山捕魚。始知真為先生矣。至彼果見之。告以特來候謝
之意。隔溪謂曰。諸公先到舍下。我得魚。當換酒飲。諸公
也。少頃携魚與酒至。盡歡而散。回至中途。夜黑。不良于
行。暫憇一露棚下。適主人自外歸。乃嘗識面者。問所從
來。語以故。喜曰。是固某平日所願見者。止客宿。翼旦。客
別。主人躡其蹤。則先生已迂矣。又一日。先生與陳剛中
治中遇于道。治中策蹇驢。時猶布衣。見先生。熟視。再問
向曰。得非呂徽之乎。曰。然。天下非陳剛中。然握手
若平生。歡共論驢故事。先生言一事。治中荅一事。互至

四十餘事治中止矣先生曰茂尚評之有
出某傳又三十餘事治中深敬之
報耕錄

牙書某

林清

福建通志

林清閩縣人避元不仕變姓名匿居山寺會府公檢冊
寺中見清詩問且曰能詩乎曰頗能即以冊號八音命
為詩應聲曰金紫何曾一掛懷石田茅屋自天開係竿
釣月江頭住竹杖挑雲嶺上來飽實曉栽藥圃上花
春長讀書臺革除一點浮雲慮木筆題詩酒數杯府公
驚異遂與為友政暇輒携酒過
濱人物因曰若林清者雄才了
感府公曰君豈林清耶答曰
所以有感也相與盡醉而罷

見

往不見、多方物色、終不可得
此翰林誌之祖、見近錄

宋季忠義錄卷十一終

